揮麈錄（四）

閒燕常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揮麈錄

（四）

王明清輯

揮麈錄餘話總目

卷之一

帝王自有真
王荊公薦常秩
任世初上書乞取燕雲
高宗却獻燒金及藥術
葉夢得奏對聖語
建炎符兆
高宗幸台州祥符寺

趙元鎮責黃彥節
沈之才引經被逐
孝宗儲祥
紹興中選擇宗子
張思廉言事多驗
祐陵與蔡元長賡歌
蔡元長作太清樓特燕記
蔡元長係和殿曲燕記延福宮曲燕記
祐陵召東宮

祖宗兵制名樞廷備檢
王文恭草制辦下多時
近世衣冠之盛
蔡敏肅帥平涼作喜遷鶯詞
東坡入翰林被旨
富文忠上章自劾
司天監亢瑛上奏
曾文肅有壽詞
陳禾節義敢言

林子中野史
黃慶基摘東坡語以爲詆誣
士林佳話
景煥述野人閑話
事有相類而禍福不侔
王文穆薦同年尉
東坡送章守湖州詩
錢穆父行章子厚告詞
周美成再進汴都賦表

詞人蹈襲
沈膚達書帶詞
卷之二
丁晉公端研
王荆公集句詞
周美成夢中得瑞鶴僊詞
周美成風流子詞
蔡元度燕曾文肅
耿南仲席上不作詩

張如瑩與聶賁遠王將明同官
徐典樂製轉調二郎神
東坡記發冢小話
艮嶽奇石
朱勔葬父
風和尚知人休咎
蔡攸曲燕禁中
李邈換武
詹堅老與李端初交代

黃謙狡獪
王履道詠梁師成賜第
劉跛子知人禍福
蔡元長令費孝先畫卦影
蔡元長建第錢塘
胡宗哲陳舉氷清玉潤
蘇元老謝表
李泰發謝表
潭州天寧寺有平楚樓

韋絢嘉話虛誕
向子固維揚夢果應
康倅詭易姓名
王佾戲向宗厚
宋毅叔醫田登母
王子亨醫吐舌
李氏醫腸癰
王定觀服丹砂
丁廣服丹藥

秦會之還朝入相
印行書籍自毋丘儉始
靖康議狀乃馬伸之文
秦會之詆范覺民
秦會之以秦熺爲乞字
王岐公復官
殺帥蜀之職自王曆始
宗室入蜀自趙德夫始
廉宣仲再居雪川

秦會之擢張師言
何伯恭奏補陳亭
王俊首岳侯狀
南都老盜自陳
呂元直除馬予約英州
吳幵莫儔竄逐
國朝六曹尚書寄祿
王兵部跋李伯時古器圖語
劉士祥姦利

張彥實居西掖
王仲言作慈寧殿賦
相蔡元長題超覽堂字
林開相蔡元度子
九江舟中盜鑄錢
賞心亭長短句
張韓奏凱
秦會之題跋鄭德象
甄侃義賈機宜

唐崔相國德政碑
顏魯公墨帖
團石讖語
趙知府政

揮麈錄餘話總目終

揮麈後錄餘話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虞 毛 晉 訂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旣覆土昌裔引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巔周覽形勢謂繼恩云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乃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閬謀立太祖之孫惟吉適洩其機呂正惠時爲上宰鎖繼恩而迎眞宗

于南衙即帝位繼恩等尋悉誅竄前人已嘗記之熙寧中昌齡之孫逢登進士第以能賦擅名一時吳伯固編三元衡鑑祭九河合爲一者是也逢素聞其家語與方士李士寧鑒官劉育熒惑宗室世居共謀不軌旋皆敗死詳見國史靖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竊此說至是適天下大亂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爲盟以倖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佑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

濟大河皇懼歸命遣其妻弟陳良翰奉表勸進
高宗羅致元帥幕中與後亟欲大用會與大將
辛道宗爭功道宗得其文繳進之詔置獄京口
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竄
子崧于嶺外此與夏賀良赤精子之言劉歆易
名以應符讖何以異哉豈知接千秋之統帝王
自有眞邪
熙寧初王荆公力薦常夷父乞以种放之禮召之
上云放輩詩酒自娛而已豈有經世之才如常

秩肯來朕當以非常之禮待之故制詞云幡然斯來副朕虛佇葢宣德音也

靖康初李伯紀薦任申先世初自布衣錫對欽宗忽問云卿在前朝曾上書乞取燕雲世初云誠有之臣是時爲見遼國衰弱謂我若訓練甲兵遲以歲月乘此機會可以盡復燕雲舊地初非欲結小羌擣其巢穴此書尚在可賜睿覽上云曾見之使如卿言燕雲之地何患不得繼以歎息即批出賜進士出身自是進用世初伯雨之

子也

高宗應天中興之初大臣有薦瀘州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府得旨令守臣錢蓋等津發至行在所既入朝迺以所燒金及藥術爲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仰三省發遣赴元來去處日下施行仍將燒金合用什物於街市搥毀

建炎巳酉以葉夢得少繇爲左丞纔十四日而爲言者所攻而罷其自記奏對聖語備列于後一

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聖訓問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勅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疋聖訓驚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諸崇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今遲奏乞減一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祖宗時不同却恐減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拋買或致失信欲且與減二萬疋并八千有零數臣

等奏陛下至誠卹民可謂周盡聖訓復云如此好事利益於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筆卽從中出曰訪聞婺州上供羅舊數不過一萬疋崇寧以後積漸增添幾至五倍近歲無本錢皆出科配久爲民病深可矜恤今後可每年與減二萬八千匹并零數者爲永法仍令本州及轉運司每年那融應副本錢足備臣等卽施行車駕初至臨安府霖雨不止一日臣等奏事畢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

宮居必隘窄且東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濶非京師比聖訓曰亦不覺窄但卑溼爾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獨求安至今寢處尚在堂外當竢將士官局各得所居遷從之人稍有所歸朕方敢遷入寢臣等皆言聖心如此人情孰不感動卓駕始至臨安府手詔郎官以上悉皆許薦人材蓋特恩也一日進呈侍從官等奏狀聖訓諭臣等曰今次所薦人材不比已前當須擇其可取者便擢用之乃命竝召赴都堂審

察翌日復命臣等曰郎官等所薦士不若便令
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早朝退遍閱諸處章奏
未嘗閑今後進膳罷令後殿引見及晚朝前皆
可引三班庶得款曲臣等奏但恐上勞聖躬若
陛下不倦接見疎遠搜訪賢能天下幸甚於是
再批旨行下一日初進對聖訓首言陳東歐陽
徹可贈一官并與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
出於倉猝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
使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即

奉詔言甚善聖訓復曰馬伸前此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曰聞伸已死聖訓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爲罪之意乃問伸自何官責臣等皆曰自衛尉少卿聖訓曰可復召爲衛尉少卿臣等奉詔而退東等於是皆贈官及與子或弟恩澤一人并詔所居優卹其家進呈湖州民王永從進錢五十萬緡佐國用臣等言戶部財用稍集亦不至甚闕聖訓曰如此卽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却之或曰已納其伍萬緡矣

今却之則前後異同聖訓曰旣不闕用可併前已納還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臣等皆言聖慮及此東南之民聞風當益感悅一日聖訓諭臣等言過江器械皆散亾甲所失尤多朕每躬擐甲冑閱武於宮中以勵衛士乃知舊所造甲有未盡善如披膊皆用鐵臂肘幾不可引以當胸緩急如何屈伸今皆親自裁定損益與舊不同極便於施行令兩浙路諸州分造甲五十副一以新樣爲之臣等皆言陛下留意武事前

所未講盡經聖慮此前史所以稱漢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朝退內出新樣甲一副示臣等舊轉肘鐵葉處皆易以皮屈伸無不利便佗皆類此其後陳東歐陽徹俱贈祕撰各又官其二子仍賜田十頃

高宗建炎二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初度錢塘至蕭山有列拜于道側者揭其前云宗室趙不衰以下起居上大喜顧左右曰符兆如是吾無慮焉詔不衰進秩三等是行雖涉海往返然天

下自此大定矣不衰卽善俊之父此與太宗征河東宋捷之祥一也是時選御舟楫工又有趙立畢勝之讖

建炎庚戌正月三日高宗航海次台州之章安鎮落帆于鎮之祥符寺前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時長老者方陞座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右勿令驚惶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爲六飛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始教以起居之

儀李承造升之云
詞宋刻作祠

紹興中趙元鎮爲左相一日入朝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與工於隙地元鎮詢誰主其事曰內侍黃彥節也元鎮卽呼彥節詬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邪命勒軍令狀日下罷役彥節以聞于上翌日元鎮奏事上諭曰前日偶見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數十竿非欲以爲苑囿然卿能防微杜漸如此可謂盡忠爾後儻有似此等事勿

懼以警朕之不逮也彥節自云

沈之才者以碁得幸思陵爲御前祇應一日禁中與其類對奕上喻曰切須子細之才遽曰念茲在茲上怒云技藝之徒迺敢對朕引經邪命內侍省打竹篦二十逐出廉宣仲云

秀州外監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爲杉清閘官虞候一日晚出郊過嘉興縣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爲回祿亟入視之云趙縣丞之室適免身得雄是誕育孝宗也浩之子樸今爲監官家于縣

橋之西可質焉　張浩自云

紹興壬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焉一肥一癯迺留肥而遣癯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迺令二人叉手竝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爾而過何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癯而逐肥者癯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溫州都監　趙子尊彥洄云

辛巳歲顏亮寇淮江浙震動有處州遂昌縣道流張思廉者人稱爲有道之士言事多驗時李正之大正爲邑尉從而問之思廉以片紙書云脊乃在位初得之殊不可曉次年阜陵改名正儲登極（李正之云）

明清頃於蔡微處得觀祐陵與蔡元長賡歌一軸皆眞迹也今錄於後已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齋宮卽事賜太師報本精禋自國南先期清廟宿齋嚴層霄初（今上御名）同雲霽暖吹俄回海

日暹十萬軍容氷作陣九街鴛瓦玉爲簷肅雍
顯相同元老行慶均釐四海霑太師臣京恭和
雪晴至日日初南帝舉明禋祀事嚴萬瓦溝中
寒色在一輪空外曉光暹雲和龍軫開氷轍風
暖鸞旗拂凍簷共喜天心扶聖德珠璣更誤寵
恩霑展采齊明拱面南濃雲深入夜更嚴風和
不放瓊英落日暖高隨玉漏暹照地神光臨午
陛鳴皐仙羽下重簷五門回仗如天上看舉雞
竿雨露霑袞龍朱履午階南大輦鸞鳴羽衛嚴

玉軨乍回黃道穩金烏初上白雲遲五門曉吹開旗尾萬騎花光入帽簷已見神光昭感格鶴書恩下萬邦霑欽福初回八陛南凝旒衰對百神嚴覲消塵入康衢潤神應光隨北陛遲丹檻雉開中扇影朱繩鶴下五門簷羣生鼓舞明禋畢却憶花飛舞袖霑清廟齋幄常有詩賜太師已曾和進禋祀禮成以目擊之事依前韻再進今亦用元韻復賜太師非特以此相困蓋清時君臣賡載亦一時盛事耳靈鼓黃麈道指南紫

壇蒼壁示凝嚴聯翩玉羽層霄下烜赫神光愛景遲爲喜鸞輿回鳳闕故留芝蓋出虬簷禮天要作斯民福解雨今當萬物霑太師以被賜遲字韻詩前後凡三次進和蓋欲示其韻愈嚴而愈工耳復以前韻又賜太師天位迎陽轉斗南千官山立盡恭嚴共欣奠玉煙初達爭奉回鸞日已遲歸問雪中誰詠絮冥搜花底自巡簷禮成却喜歌盈尺端爲來麰萬寓霑唐杜甫詩巡簷索共梅花笑蓋雪事也太師臣京題神霄宮下馬神霄第一回

晴空宮殿九秋開月中桂子看時落雲外仙軿特地來參差碧瓦切昭回繡戶雲輸次第開仙伯九霄曾付託得隨眞主下天來神霄玉清萬壽宮慶成卿以使事奉安聖像聞有二詩書幛俯同其韻復賜太師碧落金風爽氣回蓂霄乍喜瑞霞開經營欲致黎元福敢謂詩人詠子來曈曚日馭曉光回金碧相宜玉府開步武煙霞還舊觀百神應喜左元來昨日召卿等自卿私第泛舟經景龍江游擷芳園靈沼聞卿有小詩

今俯同其韻賜太師景龍江靜喜安流玉色閒看浴翅鷗已覺西風頗無事何妨穩泛濟川舟登山想見留雲際賞日還能傍水涯對此已多重九與先輸黃髮賞黃花錦繡煙霄碧玉山縈紆靜練照晴川留連不惜厭厭去雅興難忘旣醉篇上清寶籙宮立冬日講經之次有羽鶴數千飛翔空際公卿士庶衆目仰瞻卿時預榮觀作詩紀實來上因俯同其韻賜太師以下上清講席鬱蕭臺俄有青田萬侶來蔽翳晴空疑雪

舞低徊轉影類雲開鬱翰清淚遙相續應瑞疑
時尚不回歸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見謫仙才
又上巳日賜太師金明春色正芳妍修禊佳辰
集衆賢久矣徵陽催暮旱沛然膏雨潤農田乘
時賸挾花盈帽胥樂何辭酒滿船所賴燮調功
有自佇期高廩報豐年微元長之孫自云當其
父祖富貴鼎盛時悉貯于隆儒亭會閣此百分
之一二焉國禍家艱之後散落人間不知其幾
也御名濶字

祐陵癸巳歲蔡元長自錢唐趣召再拜詔特錫燕于太清樓極承平一時之盛元長作記以進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宥過眚恣復官就第命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臣童師敏齎詔召赴闕臣京頓首辭繼被御札手詔責以大義惶怖上道於是飲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祓禊于西池寵大恩隆念無以稱上曰朕放周宣王之詩古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鱉膾鯉其可不如古者詔以是月

八日開後苑太清樓命內客省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帶御器械臣譚稹同知入內內侍省事臣楊戩內客省使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帶御器械臣賈祥引進使晉州管內觀察使勾當內東門司臣梁師成等伍人總領其事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尚藥局典御臣鄧忠仁等一十三人掌典內謁者職有司請辦具上帝弗用前三日幸太清相視其所曰於此設次於此陳器皿於此置尊罍於此膳羞於此樂舞出內府酒

尊寶器琉璃馬瑙水精玻瓈翡翠玉曰以此加爵致四方美味螺蛤蝦鱟白南海瓊枝東陵玉藥與海物惟錯曰以此加邊頒御府寶帶宰相親玉以玉執政以通犀餘花犀曰以此實筐教坊請具樂奏上弗用曰後庭女樂肇自先帝隸業天臣未之享其陳于庭上曰不可以燕樂廢政是日視事垂拱殿退召臣何執中臣蔡京臣鄭紳臣吳居厚臣劉正夫臣侯蒙臣鄧洵仁臣鄭居中臣鄧洵武臣高俅臣童貫崇政殿閱弓

馬所子弟武伎引強如格各命以官遂賜坐命宮人擊鞠臣何執中等辭請立侍上曰坐乃坐於是馳馬舉仗翻手覆手九素如綴又引滿馳射妙絕一時賜賚有差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就次以憩詔臣蔡京曰此駐步至宣和即昔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官禁其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逕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挾中置圖書筆硯古鼎爇蕃洗陳几案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飾

綠無文采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蕊積石爲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有御札靜字牓梁問以洗心滌慮西曰凝方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嶄巖峻立幽花異木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鸞鳳層巒不大高峻俯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牓曰

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眞宥有種玉緣雲軒相
峙臣奏曰宣和殿閣亭沼縱橫不滿百步而修
眞觀妙發號施令仁民愛物好古博雅玩芳綴
華咸在焉楹無金瑱壁無珠璫堦無玉砌而沼
池巖谷谿澗原隰太湖之石泗濱之磬澄竹山
茶崇蘭香茝芭華而紛郁無犬馬射獵畋遊之
奉而有鷗鳧雁鶩鷺鶿鵜龜魚馴馴雀飛而
上下無筦絃絲竹魚龍曼衍之戲而有松風竹
韻鶴唳鶯啼天地之籟適耳而自鳴其潔齊清

靈雅素若此則言者不根葢不足恤日午謁者引執中以下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肅然無敢聲咳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劒鉞持香毬擁御牀以次立亦無敢離行失次皇子嘉王楷起居升殿側侍進趍莊重儼若成人臣執中等前賀曰皇子侍燕宗社之慶樂作節奏如儀聲和而繹羣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起坐當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寶器進上量滿酌以賜命皇子宣勸羣臣惶恐飲釂又以

惠山泉建溪毫茂烹新貢太平嘉瑞鬬茶飲之
上曰日未晡可命樂殿上笙簧琵琶箜篌方響
箏簫登陛合奏宮娥妙舞進御酒上執爵命掌
樽者注羣臣酒曰可共飲此杯羣臣俯伏謝上
又曰可觀羣臣凭陛以觀又頓首謝又命宮娥
撫琴擘阮已而羣臣盡醉臣竊考鹿鳴之什冠
於小雅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旣醉太平之時
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在昔君臣施報之
道在於飲食燕樂之間太清自眞祖開宴以迄

于今飲食之設供張之盛樂奏之和前此未有勸侑之恩禮意之厚相與無間之情亦今昔所無實君臣千載之遇而臣德輸智殫曾不足仰報萬分昔仲甫徂齊式遵其歸而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召虎受命錫以圭瓚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然則上之施光下之報宜厚而臣老矣論報無所切不自量慕古人之口謹稽首再拜誦曰皇帝在御政若稽古昔周宣王燕嘉吉甫曰來汝京實始予輔厥初有爲

唱予和汝式遄其歸遠于吳楚勞還于庭飲至于露既又享之其開禁禦有來帝車相視其所於此膳羞於此樂舞海物惟錯于以加俎何錫予之實篚及筥簫鼓鏘鏘後庭委女帝曰宣和不遠跬步人昔有言金柱玉戶帝命子攸爾披爾文乃瞻庭除乃歷殿廡綠飾上棟漆朱下宇梁無該雕檻不采組有石巖巖有泉滔滔體道清心於此燕處彼言厚誣何恤何慮帝執帝爵勸酬交舉毋相其儀毋間笑語有喜惟王飲之

俾飫臣拜稽首千載之遇君施臣報式燕且譽臣拜稽首明命是賦天子萬年受天之祐聲（聲宋刻作磬）

蔡元長所述太清樓特燕記既列於前又得保和殿曲燕延福宮曲燕二記今復載于左方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詔臣蔡京臣王黼臣越王侯臣燕王似臣嘉王楷臣童貫臣鄧濬王仲忽臣馮熙載臣蔡攸燕保和殿臣蔡儵臣蔡脩臣蔡鞗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酴

醾架至太寧閣登層巒林霄鴛鳳垂雲亭景物如前林木蔽蔭如勝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無綵繪飾修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翁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王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遂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祕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罍卣敦盤盂漢晉

隋唐書画多不知識駭見上親指示爲言其槩因指閣內此藏卿表章字札無遺者命開櫃櫃有朱隔隔內置小匣匣內覆以繒綺得臣所書撰淑妃劉氏制臣進曰札惡文鄙不謂襲藏如此念無以稱報頓首謝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天眞閣凝德殿之東崇石峭壁高百丈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翠翹燕閣諸處賜茶全眞殿上親御擊注湯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爲臣下烹調震悸惶怖豈敢

啜頓首拜上曰可少休乃出瑤林殿中使馮皓傳旨留題殿壁翰臣筆墨已具乃題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賜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分賜酒五行再休許至玉真軒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粧閤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臣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輝詔許塵凡到綺闥方是時人自

謂得見妃矣既而但画像掛西垣臣即以謝奏曰玉貌軒楹暖如春只見丹青未有人月裏常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眞須吏中使召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況姻家自當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叙謝妃答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奏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坐徹女

童去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散古調酬勸交錯上顧羣臣曰桂子三秋七里香七里香桂子名也臣楷頃許對曰麥雲九夏兩歧秀臣攸曰雞舌五年千歲棗臣曰菊英九日萬齡黃乃賜載歌曰君臣燕衎昇平際屬句論文樂未央臣奏曰陛下樂與人同不問高卑日且莫久勤聖躬不敢安上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行無算上忽憶紹聖春宴口號二句問曰卿所作否餘句云何臣曰臣所進詩歲久不記上曰

是時以疾告假哲宗召至宣和西閤問所告假者對曰臣有負薪之疾不果預需雲之燕哲宗曰蔡承旨有佳句曰紅蠟青煙寒食後翠華黃屋太微間不可不赴上曰臣敢不力疾遵奉是日待漏東華哲宗已遣使詢來否語罷命郝隨持盃以勸凡三酬大醉免謝扶出因沉吟曰記上下句有曰集英班者繼而曰牙牌曉奏集英班日照雲龍下九關紅蠟青煙寒食後翠華黃屋太微間繼又曰三天樂奏三春曲萬歲聲連

萬歲山欲識君臣同樂意天威咫尺不違顏臣頓首謝曰臣操筆注思於今二十年陛下語及方省髣髴然不記一字陛下藩邸已知臣蓋非今日豈勝榮幸再拜謝上輪指曰二十四年矣左右皆大驚非聖人孰與夫此臣又謝曰臣被知藩邸受眷紹聖兩朝遭遇臣駑下衰老無毫髮稱報上曰屢見哲宗道卿但爲章惇輩沮忌不及用朕時年八歲垂髫侍側一日哲宗疑慮默若有所思問曰大臣以謂不當紹述朕深疑

之奏曰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疑之有哲宗駭曰是兒有大志如此由是劉摯呂大防相繼斥逐紹述自此始臣奏曰陛下曲燕御酒樂欣交通而追時惟哲宗付託與紹述之始孝友篤於誠心非臣之幸社稷天下之幸因再拜賀禴已下皆再拜上又曰嘗記合食與卿否臣謝曰是時大禮禁嚴厨饌不得入貿食端邸蒙陛下賜之臣被遇自茲終身不敢忘又曰崇政殿試卿在西幕詳定時因入持扇求書得二詩皆

杜甫所作詩曰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臣曰崇寧初蒙宣諭扇猶在上曰今尚在也臣曰自古人臣遭遇或以一能一技見知當時名顯後世臣章句片言二十年前已蒙收錄崇寧以來被遇若此君臣千載豈非一日君之施厚臣之報豐臣無尺寸孤負恩紀但知感涕上曰卿可以安矣臣又奏曰

樂奏繽紛酒觴交錯方事燕飲上及繼述下及故老若朋友相與銜盃酒接慇懃之歡道舊論新顧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燕樂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籌衆前奏丐罷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曲宴記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特召學士承旨臣李邦彥學士臣宇文粹中與示異恩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殽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

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
髣髴上遣殿中監蔡行諭旨曰此中不同外廷
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如食味果實有餘者自
可攜歸酒五行以碧玉醆宣諭侍宴諸臣云前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憩於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
觀燈玉華閣飛墜金碧絢耀疑在雲霄間設衢
樽鈞樂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戲繼以歌誦示
天下與民同樂之恩侈太平之盛事矣詣穆清
殿後入崆峒洞天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閤東

西對列日琴碁書画茶丹經香臣等熟視之自
崆峒入至八閩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
映徹煜煌心目俱奪閤前再坐小案玉觜珍異
如海陸羞鼎又與賡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
殿側縱觀上謂保和殿學士蔡脩曰引二翰苑
子細看一一說與諄諭再三次詣成平殿鳳燭
龍燈燦然如画奇偉萬狀不可名言上命近侍
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曰乳浮醆面如疎
星澹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既

而命坐酒行無算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蹁躚態有餘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盡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誰修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彥上顧臣邦彥曰好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此卿等榮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舟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醼復顧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仍數被特勸夜分而罷臣仰惟陛下加惠親賢共享太平肆念詞臣許陪鼎席宗工之末周於待遇略去

常儀臣邦彥粹中首膺異數親承玉音俾編載榮遇以侈北門之盛蓋陛下崇儒右文表異鼇禁用示眷矚之意誠千載幸會也竊伏惟念一介微臣粤自布衣叨膺識擢凡所蒙被度越倫輩曾微毫忽以助山嶽茲侍燕衎咫尺威顏獨誤睿奬至官而不名豈臣糜捐所能稱塞臣切觀文武之盛始於憂勤而逸樂繼之鹿鳴之燕羣臣嘉賓得盡其心故天保之報永永無極臣雖么陋敢忘歸美之義輒揚盛蹟備載于篇使

視草之臣知聖主曲宴內務自臣等始謹錄進呈伏取進止

宣和末祐陵欲內禪稱疾作令召東宮先是欽宗在朱邸每不平諸倖臣之恣橫至是內侍數十人擁鄆王楷至殿門時何瓘以殿帥守禁衛仗劒拒之鄆王趍前曰太尉豈不識楷耶瓘指劒以示曰瓘雖識大王但此物不識耳皆皇恐辟易而退始亟趍欽宗入立 李子成可久云

建炎庚戌先人被旨脩祖宗兵制書成賜名樞廷

備檢今藏于右府其詳已見後錄獨有引文存于家集用錄于後臣竊聞祖宗兵制之精者蓋能深鑒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盜起幽陵藩鎮竊據外抗王命內擅一方其末流至於朱溫以編戶殘寇挾宣武之師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衛神策之兵屠戮俱盡却遷洛陽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楊行密非不忠義旋以遐方孤鎮同盟欲缺王室皆悲叱憤懣坐視兇逆終不能出一兵內嚮者昭宗親兵既盡朱溫羽翼已就行

密輩崎嶇於一邦初務養練不能遽成此內外俱輕盜臣得志之患也後唐莊宗萃名將握精兵父子轉戰二十餘年僅能滅梁功成而驕兵制不立弗虞之患一夫夜呼內外瓦解故李嗣源以老將養痾私第起提大兵與趙在禮合於甘陵返用莊宗直擣大梁之術徑襲洛陽乘內輕外重之勢數日而濟大事其後甘陵舊卒恃功狂肆邀求無窮至一軍盡誅血膏原野而明宗爲治少定如李從珂晉高祖劉知遠郭威皆

提本鎮之兵直入中原而內外拱手聽命者循用莊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天下亾命寘於帳下立親衞之兵爲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朞年兵威大振敗澤潞取淮南內外兼濟莫之能禦當是時藝祖皇帝歷試諸難親總師旅應天順人曆數有歸則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製親衞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功臣勳爵優視公師至檢校官皆令僕臺憲之長封叙父母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郊祀赦

宥先務贍軍衍士金幣緡錢無所愛惜然令以威駕峻其等差爲一階一級之法動如行師俾各伏其長待之盡矣爲出戍法使更出迭入無顧戀家室之意殊方異邦不能萌其非心僅及三年已復更戍爲卒長轉員之例定其功實超轉資級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又其下懍懍每有事新之懼樞府大臣侍便殿專主簿員限三日畢事命出之後一日遷陟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則大指也器甲精堅日課

其藝而無怠惰者矣選爲教首嚴其軍號精其服飾而驕銳出矣中都二防製造兵器旬一進視謂之旬課列置武庫故械器精勁盈牣充積前世所無至纖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俯伏駭汗聽命不暇更用侍從館殿郎官拾遺補闕代爲守臣銷累朝跋扈偃蹇之患於呼吸俄頃之際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難制之弊使民享安泰於無窮者宸

心已定利害素分剛斷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廣平江南者前後精兵不過三十餘萬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京師天下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京師之內有親衞諸兵而四城之外諸營列峙相望此京師內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營雲屯數十萬之衆其將副視三路者以處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畿內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兵皆內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孔道

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守關南以拒虜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以捍西戎倾心委之讒諂不入來朝必升殿賜坐對御飲食錫賚殊渥事事精豐使邊境無事得以盡力削平東南僭僞諸國者得猛士以守四方而邊境夷狄無內外之患者此也州郡節察防團刺史雖召居京師謂之遥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曰簽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之名

雖曹掾悉曰參軍一州稅賦民財出納之所獨
曰軍資庫者蓋稅賦本以贍軍著其實於一州
官吏與帑庫者使知一州以兵爲本咸知所先
也置轉運使於逐路專一飛輓芻粮餉軍爲職
不務科斂不抑兼并富室連我阡陌爲國守財
爾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於輸
納皆我之物所以稅賦不增元元無愁歎之聲
兵卒安於州郡民庶安於田閭外之租稅足以
贍軍內之甲兵足以護民城郭與鄉村相資無

內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錢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令委貳郡者當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而獨預其防微杜漸深矣出銅虎符契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興以革僞冒節度州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在闕則納于有司觀察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畫付錄事掌用至葬歸於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杖之屬則觀察屬官用本使印判狀焉田賦之屬則觀察屬官用本使印簽狀焉刺屬縣則用州印本使判狀焉故

命師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軍則專制兵旅言管內則專總察風俗言刺史則治其州軍此祖宗損益唐制軍民之務職守之分俾各歸其實也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諸守臣兼提舉兵甲賊盜公事與一路帥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卽除蕩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如尾應首靡不相資也凡統

馭施設制度號令人不敢慢者功過必行明於賞罰而已明於賞罰則上下奮勵知所聳動而姦宄不敢少踰繩墨之外事必立就也怒蜀大將之貪暴也曹彬獨無所汚自客省使隨軍都監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以賞之御便殿閱武第其藝能連營俱令轉資至於荊罕儒戰死責部將不効命斬石進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晝掠人於市至斬百輩乃止川班直訴賞則盡戮其將校而廢其班太祖嘗曰撫養士

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然神機所照及物無遺察人之心而人盡死力班太原之師則謂將士曰爾輩皆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原豈忍令害爾輩也或訴郭進修第用筩瓦如諸王制則曰吾於郭進豈減兒女耶祖宗賞罰雖明有誠心以及物故天下用命兵雖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邊警之後兵增至六十萬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萬矣故翰林學士孫洙號善論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

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離爲六七也別而爲三四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而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者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蓋常率計天下之戶口千有餘萬自皇祐一歲之入一倍二千六百餘萬而耗於兵者常十八而酇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也總戶口歲

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十戶而資一廂兵十畝而給一散卒矣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也況積習刓弊又數十年教習不精士氣不振揀兵則點數而已宣借則重疊妄監逃亾已久而衣糧自如疲癃無堪而虛名具數元豐中神宗謂宰臣吳充曰祖宗以來制軍有意凡領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所統諸指揮置都使虞候分領之凡軍中之事止責分領節度之人則軍衆自齊責之既嚴則遇之

亦優故軍校轉員有由行伍不久已轉至團練使者王者之衆不得不然若諸路則軍校不過各領一營耳周室雖盛至康之後寖已衰微本朝太平百餘年由祖宗法度具在豈可輕改也自昔夷狄橫而窺中國者先觀兵之盛衰然則兵備可一日忘哉臨祖宗相承其愛民之實若出一心謂民之作兵者多與兵之仰者衆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張齊賢欲益民兵呂蒙正曰兵非取於民不可而眞宗以深念擾動邊人遂止

河東河北既置義勇軍以韓琦忠亮急於備邊猶欲刺陝西民爲義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言其不可熙寧申命天下教保甲盛於元豐本周官寓兵於農之意聯什伍之民族黨相保舉三路言之凡有百萬人天下稱是旋亦廢置蓋兵雖可練而民不可重擾也本朝既以民作軍矣又求之畝畞則州郡內外皆兵前世所未有也此祖宗重以民爲兵也臣謹列自建國已來兵制沿革與夫祖宗禦戎備邊又諸軍興廢

所因詳著於篇者凡二百卷又原祖宗聖意之不見於文字者爲之序然竊嘗謂後世誦帝堯之德惟知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至史謂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則堯及物之功與天地等矣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具是四者堯德乃備則固由所見淺深歟其惟祖宗以聖神文武斡運六合鞭笞四夷悉本於兵其精神心術之微蓋不在迹然効神宗重規疊矩之盛在本聖心而其迹顧豈能盡今臣之淺拙雖欲紬繹傳

載所有不能知也

熙寧三年曾宣靖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王文恭爲內相當制進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邦閒館珍臺獨揖浮丘之袂顧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備下多時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魯公丐去即辦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蘇仁仲云

裕陵懷韓魏公定策之勳崇德報功不次擢其子

儀公忠彥登禁路未及柄用而魏公薨甚爲不滿故亟用曾宣靖之子令綽執事樞柄時元豐官制初行肇建東西二府俾迎宣靖入居虞侍之爲搢紳之美談後二十年儀公始相祐陵思陵中興興念故家所以富鄭公之孫季申直柔儀公之孫似夫肖胄相繼賜第爲右府又三十年令綽之孫欽道懷亦賜出身登宰席皆近世衣冠之盛事若蔡元長之於攸秦會之之於熺益恩澤侯不足道也

熙寧中蔡敏肅挺以樞密直學士帥平涼初冬置酒郡齋偶成喜遷鶯一闋霜天清曉望紫塞古壘寒雲衰草汗馬嘶風邊鴻飜月壟上鐵衣寒早劒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難報塞垣樂盡雙鞬錦帶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靜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聖主憂邊威靈遐布驕虜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不惜金尊頻倒詞成閑步後園以示其子朦朦寘之袖中偶遺墜爲詹門老卒得之老卒不識字

持令筆吏辨之適郡之娼魁素與筆吏洽因授之會賜衣襖中使至敏肅開燕娼尊前執板歌此敏肅怒送獄根治倡之倫類而衷于中使爲援于敏肅敏肅舍之復令譴焉中使得其本以歸達于禁中宮女輩但見太平也三字爭相傳授歌聲遍掖庭遂徹于宸聽詰其從來遍知敏肅所製裕陵即索紙批出云玉關人老朕甚念之樞筦有闕留以待汝以賜敏肅未幾遂拜樞密副使御筆見藏其孫稹家史言獻肅交結內

侍進詞柄用又不同也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于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導引鼓吹詞蓋亦是時作眞迹今藏明清處二事曾國華云

富文忠公熙寧二年再相王荆公爲參知政事始

用事與文忠不協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繼改亳州今錄於此清時竊祿難逃素食之譏臣首佐朝遂起蕞賢之詢幸聖明之洞照舉毫髮以無遺顧此薄材尚容具位中謝切念臣業非經遠識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偕羣俊長脫簿書之秩獲事三朝仁宗之顧遇匪輕英廟之丁寧尤甚旋屬大人繼照飛龍在天思肯搆於先基忽遐遺於萬物潤蘋何羨雜圭璧以薦羞槽馭已疲復驊騮之共駕殫力

雖勞於負嶽小心更甚於履氷果不克堪遂貽彈劾如安石者學強辯勝年壯氣豪論議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諧於僚黨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得之良心樂人傳之異說蘋蘋者子誚謔其書足以干名足以取貴拖紳朝序者非安石之黨則指爲俗吏圜冠校學者異安石之學則笑爲迂儒嘆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將喪臣切觀安石平居之間則口筆丘旦有爲之際則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於祖宗肆巧議於中

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聖主爲可欺視同僚爲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動心以朝廷安用彼相爲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筆華衮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陛下方當淵默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之尚開待人臣之有體徒高唇吻莫補聰明且區區晉都尚有相先之下佐況赫赫昭代豈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衆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

舉之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歸田里如其尚矜微朽處以便藩不唯有遂於物情亦以不妨於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於姦朋去就爲臣物議庶歸於直道其臨蒞二表尤爲懇切明清家舊有之今不復存東坡先生公神道碑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者也徐敦立國紀亦載其略至於謂宮闈之臣不可使之專總兵柄人心不服易以敗事後來童貫之徒是矣韙哉先見之明焉 米宋刻作水

熙寧初司天監亢瑛奏後三十年西南有亂出于同姓是時方議皇族補外官於是詔宗室不得注授川峽差遣至建中靖國初趙詥叛于渝州相距果三十年其言迺驗繼而瑛又言丙午丁未汴都不守乘輿有播遷之厄不可輕改祖宗之法恐致召亂王荊公大怒啓裕陵竄瑛英州韓知命云

魯文肅十子最鍾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云江南客家有寧馨兒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

良眉籍甚衆多推千里足來自渥洼池莫倚善題鸜鵒賦青山須待健時歸不似傲當時其後外祖果以詞翰名世可謂父子爲知已也

陳禾字秀實四明人政和初爲右正言明日張膽展盡底縕時稱得人徽宗批出除給事中會宦官童貫黃經臣恃貴幸驕險且與中執法盧航相爲表裏搢紳側目莫敢言者禾曰吾備位臺諫朝廷有至可慮者一遷給舍則非其職此而不言後悔何追未受告命即抗疏上言力陳漢

唐之禍不可不戒此隙一開異日有不勝言者惟陛下留意於未然論列既久上以日晚頗飢拂衣而起曰朕飢矣禾褰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衷上爲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它日受危亡之禍孰爲重輕願陛下擇之上衣裾脫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其言激切上爲之變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止之曰留以旌直節翌

日經臣率其黨訴于上前曰國家極治如此安得有此不祥之語繼而盧航上章謂禾一介書生言事狂妄東臺之除既寢復責授信州監酒久之自便丐祠奉親還里先是慊鑒中寓居郡中禾交遊日久又遣其子正彙來從學後瑩中論列蔡元長得罪禾上書力爲救解及正彙告發蔡氏事父子俱就遠監獄者知瑩中與禾遊謂言必自禾發移文取證禾荅以事誠有之罪不敢逃人謂禾曰豈宜以實對禾曰禍福死生

吾自有處豈肯以一死易不義耶儻得分賢者皐固所願也朝廷指以爲黨勒停宣和中起守龍舒以卒事見高抑崇閎所述行狀紹熙間史直翁再相上其所著易與春秋傳特官其孫近脩四朝史無人爲之立傳此節義遂失傳於後世可勝太息

林子忠有野史一編世多傳之其間議論與平日所爲極以背馳殊不可曉豈非知公論不可揜欲蓋其迹於天下後世耶

東坡先生雖竄斥于紹聖元符然元祐中黃慶基趙君錫賈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訓詞中語以爲詆誣後來施行益權輿於是史冊可以具考近人作好事如鄭介夫鄒志完陳瑩中士林每以爲佳話然如王和父之救東坡先生江民表之乞不深治蔡邸獄豐相之於祐陵前辯元祐諸公之無罪方軫之上書力詆蔡元長之失雍孝聞之奉廷對李彪之擬賢良策數二蔡之姦二人者俱罹刑辟之類尚多皆人之所難言惜乎

世人之不盡知也

成都人景煥野人閒話蓋乾德三年所述其間載蜀後主一條今錄于後蜀後主孟氏諱昶字保元尊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承高祖纂業性多明敏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已來尊儒尚學貴農賤商初用趙季良毋昭裔知政事李仁學趙廷隱等分主兵權李昊徐光溥掌牋檄王處回爲樞要無何政教壅滯恩澤雍遏一旦赫怒誅權臣張業出王處回自命二

相李昊徐光浦開獻納院創貢舉場不十餘年山西潭隱者俱起肅肅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城內人生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遊浣花香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闐咽貴門公子乘彩舫遊百花潭窮奢極麗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異果名花小類神仙之境兵部王尚書珪題亭子詩其一聯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皆此類也自大軍收復蜀主知運數有歸尋卽納款識者聞之

嘉歎蜀主能文章好博覽知興亾有詩才嘗爲箴誡頒諸字人各令刋刻於坐隅謂之頒令箴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蜚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爵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誠體朕深私治平中張次功著蜀極杭亦書是箴與此一同旦宋刻作但

章獻明肅初自蜀中泝江而下舟過眞州之長蘆有閩僧法燈者築茅庵岸旁燈一見聽其歌聲許以必貴倒囊津置入京繼遂遭際及位長樂燈尚在后捐奩中百萬緡命淮南兩浙江南三路轉運使創建大刹工巧雄麗甲于南北俾燈住持賜予不絕李邯鄲爲之碑至今存焉皇祐初名僧谷全號全大道以道行價重禪林住廬山圜通寺忽一男子貨藥入山自云帝子全見其狀貌頗異厚資其行使往京師自陳鞫治得

其妾迺都人冷緒之男青也誅之全坐黥配郴州郡中令荷築城之土經歲當盛暑忽弛檐市中作頌云今朝六月六老全受罪足若不登天堂定是入地獄言訖跌坐而化郡人即其地建塔焉事有相類而禍福不伴如此者徐敦立國紀迺云全與青俱棄市誤矣

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唐一老尉蒼顏華髮矣文穆初甚不樂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

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 晁武子云

章俞者鄒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檢妻之母楊氏年少而寡俞與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產之時楊氏欲不舉楊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貯水緘置其內遣人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門雇乳者謹視之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後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以爲譏已由是怨

之其子入政府俞尚無恙嘗犯法以年八十勿論事見神宗實錄紹聖相天下坡渡海益修報也所謂燕國夫人墓獨處而無祔者卽楊氏也章芳仲云見宋刻作而

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枉規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

既出國門蔡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撓撥何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鬼劈口矣元度曰後來代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朱希眞先生云

周美成邦彥元豐初以太學生進汴都賦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學錄其後流落不偶浮沈州縣三十餘年蔡元長用事美成獻生日詩略云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公禮樂中元長大喜即以祕書少監召又復薦之上殿奏合詔再取其本

生進表云六月十八日賜對崇政殿問臣爲諸生時所進先帝汴都賦其辭云何臣對曰賦語猥繁歲月持久不能省憶卽勅以本來進者雕蟲末技已玷國恩芻狗塵言再干睿覽事超所望憂過於榮切惟漢晉以來才士輩出咸有頌述爲國光華兩京天臨三國鼎峙奇偉之作行於無窮共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卓高古初積害悉平百廢再舉朝廷郊廟罔不崇飾倉廩府庫罔不充仍經術學校罔不興作禮樂制度罔

不釐出攘狄片地罔不流行理財禁非動協成算以至鬼神懷鳥獸若搢紳之所誦習載籍之所編記三五以降莫之與京未聞承學之臣有所歌詠於今無傳視古爲愧臣於斯時自惟徒費學廩無益治世萬分之一不揣所堪裒集盛事鋪陳爲賦冒死進投先帝哀其狂愚賜以首領特從官使以勸四方臣命薄數奇旋遭時變不能俛仰取容自觸罷廢漂零不偶積年于茲臣孤憤莫伸大恩未報每抱舊藁涕泗橫流不

曷於今得望天表親奉聖訓命錄舊文退省荒蕪恨其少作憂懼怕惑不知所爲伏惟陛下執道御有本於生知出言成章匪由學習而臣也欲晞雲漢之麗自呈繪画之工唐突不量誅死何恨陛下德侔覆燾恩浹飛沉致絕異之祥光出久幽之神壐豐年屢應瑞物畢臻方將泥金泰山鳴玉梁父一代方冊可無述焉如使臣殫竭精神馳騁筆墨方於茲賦尚有靡者焉其元豐元年七月所進汴都賦并書共二策謹隨表

上進以聞表入乙覽稱善除次對內祠其後宣和中李元叔長民獻廣扑都賦上亦甚喜除祕書省正字元叔定之孫也

栒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云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以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鵾鷄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矣如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孟蜀王詩東坡先生度以爲詞昔人不以蹈襲爲非南部煙花錄

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唐人方域詩新唐書藝文志有方域詩一卷煙花錄一名大業拾遺記文詞極惡可疑而大業幸江都記自有十二卷唐著作郎杜寶所纂明清家有之永平時楊州印本也

沈睿達遼文通之同包長於歌詩尤工翰墨王荊公曾文肅學其筆法荊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其眞楷登科後遊京師偶爲人書幕帶詞頗不典流轉鬻于相藍內侍買得之達于九禁近幸

嬪御服之遂塵乙覽時裕陵初嗣位勵精求治一見不悅會遣監察御史王子韶察訪兩浙臨遣之際上諭之曰近日士大夫全無顧藉有沈遼者爲倡優書淫冶之辭於幣帶遂達朕聽如此等人豈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適睿達爲吳縣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時荆公當國爲申解之上復伸前說竟不能釋疑遂坐深文削籍爲民其後卜居池陽之齊山有集號雲巢編行於世

揮麈餘話卷一　終

揮麈餘話卷二

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姓者來貳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啟視之但一黑匣貯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竅以一碁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狀丁氏子孫至今珎之又陳公密縝未達時嘗知端州聞部內有富民蓄一研奇甚至破其家

得之研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可畏二鸜鵒眼以爲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没歸于張仲謀詢政和間遂登金門祐陵置于宣和殿爲書符之用靖康之亂龍德宮服御多爲都監王球藏匿事露下大理思陵欲誅之子裳叔祖爲棘卿爲之營救止從遠竄其後北歸以此研謝子裳至今藏于家二研眞希世之寶也

明清嘗於王瑩夫瓘處見王荊公手書集句詞宋刻

作詩一紙云海棠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
凉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囀枝黃鳥近隔岸聲
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榼今不知在何所
周美成晚歸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僊一闋悄郊
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
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
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
早暮上馬誰扶醉眠朱閣驚颸動幕猶殘醉遶
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

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趍西湖之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亦爲逃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旁旗亭聞鶯聲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醺困臥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營緝而處繼而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詳今偶失其本姑追記其略而書于編

周美成爲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詞蓋所寓意焉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羨（一作見）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薔薇牆繡閣鳳帷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轉清商暗想新粧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却與佳音密耗擬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霎時厮見何妨新綠待月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俞義仲云

曾文肅初與蔡元長兄弟皆臨川王氏之親黨後來位勢既隆遂爲仇敵崇寧初文肅爲元長攘其相位文肅以觀文守南徐時元度帥維揚赴鎮過郡元度開燕甚勤自爲口號云並居二府同事三朝悵契闊於當年喜逢迎於斯地又云對掌紫樞參大政同扶赤日上中天謬爲恭敬如是而中實不然已而興獄文肅遂遷衡陽元祐初滕章敏帥定武時耿瑞道南仲爲教授偶

燕集郡僚章敏席間作詩坐客皆和獨睎道辭云某以經義過省不習爲詩章敏之壻何洵直滑稽名世忽云熙寧中裕陵後苑射弓而殿帥林廣云不能上詢其故云臣本出弩手闔坐大笑黃六丈叔愚云

李處邁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祕閣知相州外甥張澄如瑩縣宗女夫爲承節郎侍行掌扎牘之寄時聶貢遠山爲郡博士王將明甫爲決曹掾如瑩處甥館既與二公往還且周旋甚至悉皆

懷感王聶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於樂籍中有所屬意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後甫改名黼爲相薦知樂易文階除樞密院編修已而更秩爲郎聶後以蔡元長稱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懌侍從黼大用事貶聶散官安置衡州益銜黼矣靖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黼之誅死聶有力焉而聶亦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害黼初敗知瑩蹤跡頗危賴聶之回互竟無它南渡之後出入中外浸登要途至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拜慶遠軍節目以終四十三年無一日居閑中興以來如瑩一人而已孫長文云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出知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之詞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謾試着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虬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如今潘鬢怎堪臨鏡重省別時淚滴羅襟猶凝爲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醒

未醒鴈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佇立盡日欄干倚遍畫長人靜既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號李閻羅道出郡下幹臣大合樂燕勞之喻羣娼令謳此詞必待其問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歷頌云某項有一侍婢色藝冠絕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今之主公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敘多其書中語今焉適有天幸公擁麾于彼不審能爲

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次無錫賓贊者請受謁次第李云郡官當至楓橋橋距城十里而遠翌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刺字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廼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皆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家震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兵官者解其指即日承命然後舍之曾仲恭云

東坡先生出帥定武黃門以書薦士往謁之東坡一見云某記得一小話子昔有人發冢極費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語盜曰公豈不聞此山號首陽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盜慊然而去又往它山鑽治方半忽見前日裸衣男子從後拊其背曰勿開勿開此乃舍弟墓也徐敦立云

政和建艮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丈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啟于上

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祐陵親洒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峰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石卽遂可移省夫之半頃刻至苑中 李平仲云

潘允字說之吳門人仕祐陵爲侍從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死勔護喪歸葬鄉閭傾城出送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廼脩故于潘杜門弗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熏天之勢潘一切拒之勔歸京師果愬于上

降御筆奪之已而又詆御史誣之以罪而褫潘之職雖抑之於一時而吳人至今稱之曾布當時云

祐陵時有僧妙應者江南人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其說初不言五行形神且不在人之求而告之佯狂奔走初無定止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爲風和蔡元長褫職居錢塘一日忽直造其堂書詩一絕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搖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張牙劈口喫衆生

又書其下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言紹興初猶在廣中蛻寂于柳州明清投轄錄中亦書其略蘇訓直玭云

蔡攸嘗侍徽宗曲宴禁中上命連沃數巨觥婁至顛仆賜之未已攸再拜以懇曰臣鼠量已窮逮將委頓願陛下憐之上笑曰使卿若死又灌殺一司馬光矣始知溫公雖遭貶斥于一時而九重固自敬服如此樂壽之云

李彥思邈曽文肅之甥早歲及弟文采爲政稱于

一時蔡元長與之連初亦喜之後元長與文肅交惡始惡之政和初自江外作邑歸時元長以師垣秉鈞入謁之後元長薄其所厚曰李邈面目如此所欠一黥耳彦思聞之皇恐即上書欲願投筆比再見元長元長曰公乞易武早已降旨換授莊宅使矣邈聞語即趨廷下效使臣之喏云李邈謝太師更不再升階而出元長笑云李彦思元來了得遮一解即除知保州見闕中父舅云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時李傳正端初爲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怒操俚談詬曰子觜尖如此誠姦人也因囚辱之已而牓出奏名所犯既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爲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爲代端初因忘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敘昧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頗省其面曰猶不記首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

豈嘗解后朝路中邪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荅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黨不尖否端初愧怍而寤端初有子即粹伯處全也粹伯乃外祖之遺體不但曾氏之指節可驗而高明豪放酷肖之粹伯亦不自隱禮待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傳正邢鄲公淑孫也

鳳翔府太平觀主道士張景先出入黃安中之門甚久安中坐此彈章中頗及之有閩人黃謙者狡獪人也自買度牒遠投景先求爲弟子因得

以識安中後歸閩遂住武夷山每對客必目安中爲家兄人以其名連易卦頗以爲然安中至里中焚黃謙亦謁之安中以景先之故稍禮之逮安中北還謙宣言送伯氏出閩以山轎迹其後所至官吏皆所覩示不疑也安中既多在北方而閩距京師稍遠安中名重一時謙藉其聲勢大爲姦利人不敢何一日安中遣姪歸邵武聞有客道其事者姪大不平云須當痛治之謙伺其來候於道左伏謁禮甚恭方欲詰其事謙

曰無廣此言聊假虎威耳舉初甚厚遂爲款留數日不問而去自是衆益信之人之無良有如是者謙後至政和間遂得幸爲道官（黃宋翰云）

王履道初自大名府監倉任滿至京師茫然無所向會梁師成賜第初成極天下之華麗許士庶入觀履道蹇兩角以小籃貯筆墨徑入就其新堂大書歌行以美之末云初寮道人擲筆而出主隸輩見其人物偉勝詞翰妙絶衆目匝側時方崇尚道教直以爲神仙降臨不敢呵止亟以

報師成師成讀之大喜即令物色延見索其它文益以擊節薦之于上不數年登禁林入政府基於此也謝景思云

劉跛子者洛陽人知人死生禍福歲一至京師前輩雜說中多記之至宣和猶在蔡元長正炎盛聞其入都在大房中下大房者外方居養福田院之類即令其子條屏騎從往訪之跛子以手揮之勿令前且取一瓦礫用土書一退字更無它語條歸以告于元長元長悟其言而不能用

遂至于敗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費孝先畫卦影歷歷悉見後來無差豪之失末後畫小池龍躍其中又畫兩日西月一屋有鴟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曉其理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蔡敝云

蔡元長少年嘗貴建綾錢塘楼爲雄麗全占山林江湖之絶勝今行在殿前司是也宣和末金寇豕突盡以平日之所積用巨艦泛汴而下置其宅中靖康初下籍没之詔適毛達可友守杭州

達可元長門下士也緩其施行密喻其家藏隱逾半所以蔡氏之後皆不貧又嘗以金銀寶貨四十檐寄其族人家海鹽者已而蔡父子兄弟誅竄不暇往索盡掩爲已有至今海鹽蔡氏富冠浙右胡元功云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秦少游出爲杭州通判坐以脩史誣誣道貶監處州酒稅在任雨浙運使胡宗哲觀望羅織劾其敗壞場務始送郴州編管黃魯直罷守當塗寓居荊南作承天院塔記湖

北轉運判官陳舉迎合中司趙正夫發其中含謗訕遂編管宜州陳舉者乃宗哲之壻可謂冰清玉潤也

蘇在廷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卽卓然東坡許之元符末入太學東坡已度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歷館職郎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爲宮觀而謝表乃云念昔黨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張文老云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旣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

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光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大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陸務觀云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其坐罪始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既抵貶所寓居于郡中天寧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馬伸賜死讀詔畢張

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趣迫登樓張仰首急覩三字長歎就縊錢秉之元成云

趙德夫明誠金石錄云唐韋絢著劉公嘉話載武氏諸碑一夕風雨失寵跌之首凡碑上武字皆不存已而武元衡遇害後來考之武字皆完寵首固自若韋絢之妄明矣而益知小說傳記不足信也明清後見元和姓纂絢乃執誼之子其虛誕有從來也

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時未經兵燹井邑全

盛向子固叔堅來赴調于行在所寓蓋闡委僊解后金壇士子郭珣瑜者因與共處于天寧寺佛殿之供桌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覺而語云有一事甚異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荊榛瓦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輩相迎皆蕭索可憐公衣綠袍于衆客中不可眹也已而虜人南寇六飛度江城之內外悉遭焚毀後二十年叔堅果握帥符郭登第未久爲郡博士迓于郊外始悟前夢相與感歎向荊父云

康倬字爲章元祐名將識之子少日不拘細行游京師生計旣蕩析遂偶一娼始來卽詭其姓名曰李宣德情意旣洽婦人者亦戀戀不忍捨爲章謂曰吾旣無室家汝肯從我南下爲偕老之計乎娼大然之橐中所有甚富分其半以遺姥指天誓曰不相棄背買舟出都門沿汴行裁數里相與登岸小酌旗亭伺娼之醉爲章解纜亟發娼拗怒戟手於河滸爲章弗顧也娼旣爲其所紿倉黃還家後數年爲章再到京師過其門

娼母子卽呼街卒錄之爲章略無憚色時李孝壽尹開封威令凜然旣至府爲章自言平時未嘗至都下無由識此曹恐有貌相肖者願試詢之尹以問娼娼曰宣德郎李某也爲章遽云已卽右班殿直康倬也尹曰誠倬也取文書來爲章探懷中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尹撫案大怒曰信知浩穰之地姦欺之徒何所不有命重杖娼之母子令衆通衢慰勞爲章而遣之李尹自以謂益顯神明之政矣爲章自此折節讀書

易文資有名於世後來事浸露李丹聞之嘗以語外祖曰僕爲京兆而康爲章能作此奇事可謂大膽矣與之其子也宏父舅云

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爲樞密院計議官履方美髯而若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纏足極彎長於鈎同舍王脩公爲嘗戲語之曰君唐明皇時四人合而爲一何邪向曰願聞之公爲曰君狀類黃幡綽頭巾類葉法善脚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山席間一笑履方不懽後程致道行其祠部員

外郎告詞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又以戲之
向止叔云

宋道方毅叔以鑒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
者扶攜以就求脉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
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
不過斥責即遣人禽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內
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衆毅叔曰容爲診之既
而曰尚可活處以丹劑遂瘉田喜甚云吾一時
相困辱然豈可不刷前恥乎用太守之車從妓

樂酬以千緡俾羣卒負于前增以綵醲導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redacted]其死耳程可久云

王況字子亨本士人爲南京宋毅叔壻毅叔既以鹽名擅南北況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悽然會鹽法忽變有大賈靚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厄羸日甚國醫不能療其家憂懼牓于市曰有治之者當以千萬爲謝

況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既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詰之況謬爲大言荅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針經來況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況曰爾家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活則勿尤我當爲若針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針舌之底抽針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其家大喜謝之如約又爲之延譽自是翕

然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萃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況後以醫得幸宣和中爲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外舅云

楊介吉老者泗州人以醫術聞四方有儒生李氏子棄業願娶其女以授其學執子壻禮甚恭吉老盡以精微告之一日有靈璧縣富家婦有疾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視脉云腸胃間有所苦邪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醫

者皆以謂無此證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試爲籌之若姑服我之藥三日當有瘳不然非某所知也下小元子數十粒煎黃耆湯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萬置酒以問之曰始切脉時覺扎脉現於腸部王叔和脉訣云寸扎積血在胃中關內逢扎腸裏癰此癰生腸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爲先耳切脉至此可以言醫矣李後以醫科及第至博士李植元秀即其從子也

王稱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有才學好與元祐故家遊范元實溫潛溪詩眼中亦稱其能詩政和末爲殿中監年二十八矣眷東甚渥少年貴仕酒色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治經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覺胷間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之後但聞棺中剝喙之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之間遂成

烈焰室廬盡焚開封府尹亟來捄之延燒數百家方止但得枯骨于餘燼中亦可怪也范子濟云

丁廣者明清里中老儒也與祖父爲輩行嘗任保州教授郡將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悉多姬侍以酒色沈縱會有道人過郡自言數百歲能煉大丹服之可以飽者欲而康强無疾然後飛升度世守貳館之以先生之禮事之選日刱丹竈依其法煉之四十九日而成神光屬天置酒大

合樂相慶然後嘗之廣聞之裁書以獻乞取刀圭以養病身道人者以其骨凡不肯與守貳憐之爲請僅得半粒廣忻然服之不數日郡將通判皆疽發於背道人皆遁守貳相繼告殂廣腰間亦生瘡甚皇恐亟飲地漿解之得愈明年考滿改秩歸里中疾復作又用前法稍痊偶覺熱躁因澡身水入創口中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此者併書之于此以爲世誡云

秦會之初自虜中還朝汎海至楚州楚守楊揆子

才疑以爲僞卽欲斬之館客管當可者謂揆曰萬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遣赴行在眞假自辨矣揆於是遣人陰加防閑護送至會稽會之既相訪尋當可官其二子揆屏迹天台不敢出者逾二十年會之末年始得劉景以爲台州守欲與綦謝二家併治之而會之死高宗偶記其姓名召用之後爲次對累典名藩斯亦命也

母丘儉貧賤時嘗借文選于交游間其人有難色

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于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有鍔書印本五經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明清第三錄載秦會之靖康末議狀全篇比見表姪常保孫言嘗聞之于游定夫之孫九言云迺馬伸先覺之文也初會之爲御史中丞虜人議

立張邦昌以主中國先覺爲監察御史抗言于稠人廣坐中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坐視緘默不吐一詞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荅少焉屬蒙遂就呼臺史連名書之會之既爲臺長則當列于首以呈會之會之猶豫先覺帥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肯書名先覺遣人疾馳以達虜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猶云檜等也先覺中興初任殿中侍御史以亮直稱于一時爲汪黃所擠責監濮州酒稅後高宗思之以九列

召示以大用而先覺已死會之還自虜中揚言已功盡掠其美名遂取富貴位極人臣勢冠今古先覺子孫漂泊閩中先覺有甥何琉者慷慨自任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云秦會之凶焰方熾其可犯邪紹興乙亥春琉忽夢先覺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琉即持其藁以叫閽會之大怒誣以他罪下琉大理寘嶺外抵流所未幾而會之果殂其家訟冤詔復琉故官後至貟郎先覺忠績遂別白于時

游與馬鄰墻而居得其詳云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虜騎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走撫州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質於賊甚麼話不曾說豈可貸邪蓋詆覺民嘗仕僞楚耳

秦嬉本王曄之孽子曄妻鄭氏達夫之女曄繇婦家而早達鄭氏怙勢而妒嬉既誕即逐其所生以嬉爲會之乞子會之任中司虜拘北去夫婦

偕行獨留煊于會之夫人伯父王仲嶷豐父家豐父子時憍而傲每凌侮之其後會之用其親黨遍躋要途獨時每以參議官處之王浚明云

王仲嶷字豐父岐公暮子有風采善詞翰四六尤工以名字典郡政和末爲中大夫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裒五十石以獻之才可知矣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前後惟豐父一人初岐公爲首台

元豐末命或云岐公有異議紹聖親政追貶萬安軍司戶諸子皆勒停不得入國門奪所賜第以予王荊公家崇寧初以爲臣不忠列黨籍碑至是豐父既有內援而又鄭達夫岐公之壻相與申理遂洗前誣詔盡復岐公爵謚祐陵又題其墓刻云元豐治定弼亮功成之碑御筆云嘉祐中英宗立爲皇子王珪時爲學士預聞大議近因其子仲薿以其詔藁來上始得究其本末廼知神考擢寘政府厥有攸在協贊事功維持

法度十有六年元豐末上自有子發言自珪遂定大策安宗廟墜碑未立惻然于懷賜額親筆書題此政和七年二月丙子也豐父表謝有金栝賜第玉篆題碑之對建炎初知袁州虜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與馬子約皆寓居永嘉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子約酒酣戲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豐父以啟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會之爲開陳

詔復元官奉祠放行奏薦時豐文寄祿已爲通議大夫不問職名所以諸孫皆奏京秩年八十餘卒有子曉亦能文

祖宗以來帥蜀悉雜學士以上方爲之李璆西美坐蔡元長黨久擯不用紹興中廼以女適秦會之夫人之弟王曆因而內相昵結起帥瀘南已而復次對制闢成都自是蜀帥職始殺矣其後曹筠王剛中是也 張文老云

熙寧三年詔宗室出官從政于外方惟不許入蜀

鄭亨仲本秦會之所引自溫州判官不數年登禁近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宣撫川陝亨仲駕馭諸將有理諸將雖外敬而內憚之適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與媒孽言其有跋扈狀秦聞之謀于王顯道曉曉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不棄焉於是創四川總領財賦命德夫至坤維得晁公武子止于冷落中辟爲幹辦公事俾令采訪亨仲陰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究爲總領司幹辦公事越常制也

子止又引亨仲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物色其失上聞遂興大獄竄籍亨仲卽召德夫爲版曹云張文老云

廉宣仲布建炎初自其鄉里山陽避寇南來所攜鉅萬至臨安寓居吳山之下舍館甫定而郡兵陳通等亂囊橐悉爲劫掠一簪不遺夫婦徬徨宣仲昔在京師爲學官日與侍晨道士時若愚游至是聞若愚用事賊間姑往訪之一見甚篤綈袍之義且云吾從盜所得寶貨盈屋敗露指

日悉錄于官矣縱盡以與君無憾然度必不能保今有兩篋以授子可亟去此庶有生理又令二校防護出關而返宣仲夫婦既倖脫厄買舟趨雲川來依外祖空青公空青館置于所泊僧舍宣仲張子能壻也外祖戲曰君眞是沒興徐德言矣按堵之後啟篋視之皆黃金也計其所失無毫釐之差宣仲後坐媚黨擯不用藉此得以自存焉宣仲自云

靖康初秦會之自御史丐祠歸建康僦舍以居適

當炎暑上元宰張師言昌訪之會之語師言此屋猶可居但每爲西日所苦柰何得一凉棚備矣翌日未曉但聞斤斧之聲會之起視之則松棚已就詢之匠者云縣宇中方創一棚昨日聞侍御之言即輟以成此會之大喜次年會之入爲中司北去又數年還朝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於是就官簿中減去十歲擢知楚州把麾持節者又踰十年然後掛冠老于潛晥近九十而終師言詩文甚佳多傳於外 李元度

云外宋刻作然

陳彥育庠丹揚士子從後湖蘇養直學詩造其三昧向伯恭爲浙漕訪養直于隱居彥育適在坐一見喜之邀與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愛姬寇氏嫁之攜歸逾年伯恭登從班廼啟于思陵云寇氏萊公之元孫其後獨有此一女乞以一官與其夫陳庠遂詔特補和州文學伯恭爲自製簪裘靴笏令人賫黃牒往併授之并以白金爲饋彥育方教村童于陋巷持書人至彥育疑

非其所有至出補牒見其姓名始拜命望踰意表不勝驚喜閭巷爲之改觀其後終于删定官明清有其詩一秩至今尚存也向止叔云

明清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岳侯狀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廝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

尚何澤點着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更不與俊相揖便起向燈影黑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前唱喏坐間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翻朝見

我去則不必來也俊道向日范將軍被罪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是范將軍兼係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心懷忠義到今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人來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張太尉道我遮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似張太尉道這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去襄陽府不動只在那駐劄朝廷知必使岳相公來彈壓

撫喻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道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來時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交相公來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我虜劫舟船盡裝載步人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去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我待做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恐軍中不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

不伏傳選道我不伏俊道傳統制慷慨之人丈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待有不伏者勦殺俊道這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我假做一件朝廷文字教發我須交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後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必不敢來趕我投他人馬來到這裏時我已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又何懼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來

夾攻太尉南面有張相公人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遮裏兵才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支吾不前交番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萬襄陽府糧如何張太尉道這裏糧盡數著船裝載前去郢州也有糧襄陽府也有糧可喫得一年俊道如何這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前那裏些小糧一年已後無糧如何張太尉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一

年交番人必退我遲則運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鬼遊奕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張太尉道姚觀察背鬼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明日來我這裏聚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云你衙裏喫飯說與我這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令自家憊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交我怎生置禦我東則東隨他人我又不是都統制朝廷又

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憑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叫起姚觀察於教場內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交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道將來諸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交亂恐壞了這軍人

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緩緩地且看國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尉所言事節後去見張大尉唱喏張太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後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覆太尉道恐兵亂後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鈐束得整齊必不到得生事張太尉道既姚觀察責弄道他人馬整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着後便唱喏出來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院行府後去辭張太尉道王統

制你後面籠重物事轉換了著我去後將來必共這箇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你重念俊元係東平府雄威第八長行日本府闕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俊欲劫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祿本營不敢負於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來繼而金人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從軍旅於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內中箭射落二齒奉聖旨特換授成忠郎後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

來官資俊盡節仰報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統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義俊已於初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實乞依軍法施行乃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所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勑宣劄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千

等補副尉都頭宣繳申外庶曉俊忠義不曾作過不敢負於國家謹具狀披告伏候指揮次歲明清入朝始得詔獄全案觀之岳侯之坐死迺以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爲節度使以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師者凡十三次以爲抗拒詔命初不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又云岳雲與張憲書通謀爲亂所供雖嘗移緘既不曾達繼復焚如亦不知其詞云何且與元首狀了無干涉鍛鍊雖

極而不得實情的見誣罔孰所爲據而遽皆處極典覽之拂膺儻非後來詔書湔洗追褒則没地銜寃於無窮所可恨者使當時推鞫酷吏漏網不正刑典耳王俊者初以小兵徒中反告而轉資晚以裨將而妄訐主師遂饗富貴駔卒鈴奴一時傾嶮不足比數考其終始之間可謂怪矣首狀雖甚爲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

田登知南都一日詞狀忽二人扶一瘝老之人至庭下自云平日善爲盜某年日某處火燒若干

家卽其爲之假此爲姦至於殺人或有獲者皆寃也前後皆百餘所未嘗敗露後來所積旣多因而成家遂不復出所扶之人卽其孫也今年逾八十自陳於垂死之際欲得後人知之而已登大驚鄂命左右縛之則已迾矣程可久云

馬子約純負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敬長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約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闕公可往否子約曰領鈞旨待先去爲相公蓋一宅子奉候朱新仲云

靖康之末二聖北狩四海震動士大夫捐死不暇往來賊中洋洋自得者吳幵莫儔二人路人所知也事定皆竄逐嶺外秦會之爲小官時幵在禁林嘗封章薦之疏見其文集中稱道再三秦緜此進用後爲相遂放二人逐便幵滁人也內自愧怍不敢還里卜居于贛上秦迺以其壻曾端伯楷知虔州

國朝以來六曹尚書寄祿今之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官也雖不登二府亦循途而遷國初如實

儀陶穀邢昺後來楊文莊張忠定晁文元孫宣公馬忠肅余襄公元豐官制後易今名如滕章敏王懿敏王懿恪范蜀公之類祐陵時溫萬石孟昌齡王革父子宋喬年盛章詹度皆爲金紫銀青光祿大夫極多不止此中興後宋貺益謙洪景盧邁俱宣奉大夫上謀陳乞悉梡不行

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爲一圖極其精妙舊在上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于後少董死迺歸秦伯陽煊其後流轉于其壻林子

長楠令爲王順伯厚之所得眞一時之奇物也先人跋語云右古器圖龍眠李伯時所藏因論著自畫以爲圖也今藏于友畢少董家凡先秦古器源流莫先於此軸矣昔孔子刪詩書以堯舜殷周爲終始至於繫辭言三皇之道則罔罟耒耨衣裳舟楫所從來者而繼之曰後世聖人者欲知明道立法制器咸本於古也本朝自歐陽子劉邠父始輯三代鼎彝張而明之曰自古聖賢所以不朽者未必有託於物然固有託於

聖賢而取重於人者歐陽子肇此論而龍眠賡續然後渙然大備所謂三代遺矣萬一不存左右採獲幾見全古惟龍眠可以當之也此圖既物之難致者而得之又少董以聞道知經爲朝廷識按則陳聖人之大法指陳根源貫萬古惟一理其將以春秋侍帝傍矣順伯錄以見予

靖康之亂省部文字散失不存南渡之後有禮部老吏劉士祥者大爲姦利士子之桀黠者相與表裏云某歲曾經省試下合該年免既下部則

士祥但云省記到因而僥倖遂獲推恩者不知其數薛叔器云

張彥實御諱番易人子公參政大父行有東窻集行於世自知廣德軍秩滿造朝除著作郎秦會之當軸其兄楚材爲祕書少監約彥實觀梅于西湖楚材有詩彥實次其韻云天上新驂寶輅回看花仍趁雪英開折歸忍負金蕉葉笑插新臨玉鏡臺女壻未須翻角調錦囊先喜助詩材少蓬自是調羹手葉底應尋好句來時楚材再婚故

及玉鏡臺事會之見之大稱賞曰旦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遷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彦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彦實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兎作鋒未用吹毛强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爲誚已大怒愬于會之詆言路彈之彦實以本官罷爲宫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屏居數年求休致先除次對帥南昌雖生不及

拜命而身後盡得侍從恩數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歸就九重之養伯氏仲信
年十八作慈寧殿賦以進云臣聞乾天稱父坤
地稱母天地至大必言之以父母者明其尊崇
博厚無以加也是以圓首方足皆仰之燾之欲
報欲奉無不極盡繇古以來聖人之盛莫過堯
舜而孟子以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恭惟皇
帝陛下繼大人之照宜日中之豐體堯邁舜憲
古明王以治天下發爲號令典誥廟謨宸斷親

仁善鄰開物成務者莫不以孝爲首臣聞孔子謂曾參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灾害不生禍亂不作仰惟陛下曩者以皇太后扈從未還願見之心致軫宵旰四方兆民延頸指日以冀來音久矣斯焉天人交孚鄰邦修睦橐弓箙矢息師偃革寰宇之間遂臻安堵恭奉駟駕言歸闕庭凡在動植孰不手舞足蹈翼鼓膺奮適觀古初曾無前此臣伏以老氏三寶以慈爲首乾元之道萬國咸寧洪惟慈寧之殿合爲嘉名超軼前

世致安之道繇是以始形勢制作煥乎其有文章儀刑萬邦風化際薄無所不及若堯之光被四表舜之丕昌海隅蒼生者行見于今日甚盛烈也臣生長當世薰陶漸摩德義之久目覩心欣不能自已思欲頌良圖協恭式化成規誠開金石感動遠邇以彰聖治莫大之慶而昭述巨美者有日矣輒因殿之名以推原萬一至於辭意淺陋言語膚率不能抉奇摘異以爲偉不惟不能亦所不敢也臣謹昧死再拜而作賦焉臣

恭惟皇帝之嗣位十六載也海宇澄清四方砥平受上天之眷命紹洪基於大明邇安遠至措刑寢兵人熙熙兮春臺物蕩蕩兮由庚六服承德衆心成城所以復炎德之輝而迓周邦之衡先是騶駕從狩鄴國克享天心咸有一德式遄來歸懽動九域乃命羣工擇基之隆儲祥之勝坼建問安之上宮列辟肅然而赴職百執鎗然而效忠爰即行闕以成厥功於是上高擬天下蟠法地削甘泉之繁縟屏含元之侈麗揆太極

之宸模就坤靈之寶勢乃諏龜筮龜筮協從乃稽萬物萬物無異帝曰欽哉乃彰鴻名慈以覆育於天下寧以鎮服於寰瀛蓋將昭徽音於太姒而表思齊於周京者也有嚴有憑或降或昇揆之以日築之登登經始勿亟百堵皆興伎者獻其伎能者精其能否往兮泰來闔決兮垠開倉昊馳耀兮黃祇助培運郢碩之斤斧攻杞梓之良材萬杵散雨兮千鑱轉雷鬲婁督繩兮而公輸削墨夏育治礫兮孟賁掇荄聲隆隆兮伐

喬枚勢轞轞兮豁層厓長林巨植兮千年之產而萬年之材輾如闖直如矗兮崔嵬于時山壤獻靈川流效祉陸架水浮風屯雲委輻湊鱗集衡行櫛比以萃於殿之址也於是匠氏經營百藝駢并礪焉而礪硎焉而硎高下曲折塗墅丹青此興造之本意而動作之形容也既而四周凌天而岌業九門參空而伶俜闕百常兮屋十尋皆棲爵兮建瓴儻儻千栭閑閑旅楹岫綺對砌窻霞翼櫺彤墀洋洋金碧煌煌神鴟展吻而

呿呀文犀厭牖而赫張寶排象拱刻星間梁棳
楠欒棽藰藻鈆黃玫瑰玳瑁翡翠明璫方疏圓
井琱連斗扛枅欂上承柱石下當騰雙猊兮盤
礎刻怒兕兮伏相其蟠也顏九淵之虬屈其翥
也若千仞之鳳翔或倒文漆於衛社或薦孤桐
於嶧陽烏枝橫截緗蘗交相第栲栳與椅榎積
楩柟兮豫章蓋天下之奇榦盡羽粲而國欂夫
然未足以比其制未足以形其雄轇轕巃嵸從飛
雲架空出入兮日月吸呼兮雨風開重軒兮櫺

玉鱗萬瓦兮游龍高下髣直左右翼從西八東九金礫珉鎔平寫三山之景坐移羣玉之峰喜洩洩兮樂融融入如遇兮出如逢映斗杓而瞳朧挹天漢兮舂容觀其巨鎮在南長江在東前擁後顧盤錯窪隆占皇圖之奕奕鬱佳氣之葱葱天海相際造化滇濛雕題貫胷大艑舸艨尋撞戴斗兮航浮索援皆馳驅而致恭采肅慎之楛矢職夷黔之布賓上則天目於潛之山鳳凰南北之巔巉巖巀嶭窈窕回旋狀羣羽之集麓

若萬馬之奔川海門之潮滄溟之淵濠洶奔放勢如朝焉皆足以小崤函而吞涇渭等河雒而臨隴岍夫以此而駐蹕實一制而萬全然而不以爲離宮不以爲別宇而獨以奉長樂之安而爲承顏之所故能遠邁漢唐夸歷三五則雖兼天下之奉極天下之貴亦人所樂而天所與也凡臣所鋪翼而陳之者尚可名言之也非比三吳之盛麗九旂之容衛六宮之深嚴萬物之侈冶不足以隆一人之孝於無窮於是俯而拜仰

而重曰當乎法駕言歸宗祏生輝千丈萬騎如
指如麾備一時之盛禮慶萬國之洪禧望閶闔
兮瑞霏微劃觚稜兮祥威蕤馭巖巖之玉輦建
飀飀之朱旗華蓋倣杠天驥驂非增日星之光
明闓老幼之提攜千官之班兮鴛鷺兆民之欣
兮嬰慕喜懽動於堪輿澤周流於道路樂極者
或至於抃躍感深者爭先於馳騖沈潛晏然兮
屏翳收風霰隸不興兮豐隆霽怒雙闕敞兮如
升萬室昂兮如訢若乃萬壽誕日之辰一人會

朝之際濟濟峨峨羣臣在位皆輔皐而弼夔過房杜兮丙魏奉玉扈兮瓊甗展采儀兮文陛皇帝躬蹈事親之美以獨高于萬世進退禮樂抑崇下貴隆帝業兮億載懽祝聖人兮千萬歲然後敷茲膚化徧于中下尊卑模範兮盈里閭膏澤滲漉兮盛王霸工在衢士在朝而農在野百度脩明萬幾間暇無有遐遺睦如姻婭四海安若覆盂九有基如太華於是有客相謂曰子聞今日之盛事歟曰然嘻爲堯舜神人以和運紹

五帝獄訟謳歌但無爲而已矣於致養以云何豈若我皇躬勤儉之資恢隆平之時約已以奉太母之訓致美以化羣黎之爲端壹心而應感斥衆異之盱睢煥爛方冊照溢書詩哉且客聞歷代之制乎土階之卑不免乎儉固雕椽之飾不免乎驕奢曾奪靈光而但述土木之巧魏稱景福而徒爲制作之華俱游觀之是云奚文辭之足誇又豈若我皇綏定邦家以成孝道允邵羲媧哉且上棟下宇聖人所取也至德要道聖

人之孝也作于楚室能修泮宮諸侯之功也與其論諸侯曷若言聖道與其言雄壯曷若言聖德明明我宋得天下之統蒸哉祖宗膺器之重殆二百年休聲無壅下之所奉者惟君上之所承者惟親當君享九重之實而親安萬乘之尊蓋匹夫之孝曾閔所難不足以言惟據域中之大饗天下之養然後爲重也已析而合既失而得然後爲喜之至也曠古所無一旦在已漢唐所恨自我而得凡是數者兼而有之不特爲四

方之賀又將爲萬世之光寵也今是殿也不奢不陋不高不卑合禮之界與天下齊以是爲固鞏於鼎鼒以是爲寶保若山谿雖廣八荒而爲城開溟渤而爲池倚圓天而爲蓋立棟梁於四維亦奚有宜乎於是再拜而歌曰蒼蒼高旻覆下民兮與物爲春澤無垠兮一人孝至通帝意兮金石可開不可移兮上下合契定大議兮法駕六騶言還歸兮勑以慈寧爲殿名兮厥功告成百室盈兮居之克安若石磐兮四方瞻觀化

益寬兮天人合應助其證兮光啟中興祖武繩
兮紹復大運法堯舜兮旋澤曲軫翕然順兮孝
道克全鑒上天兮壽祿萬年其永延兮聖人孝
兮感人深責成賢輔兮雋功克忱廣殿軒軒兮
巨厦深沈晨昏之養兮萬乘親臨財豐俗阜兮
寫于薰琴百姓克愛兮諸侯克欽亘萬國兮得
其懽心宮殿之制已陳之矣天子之孝既備述
矣四方之心見於斯矣口軟字碎其言卑矣欲
昭聖孝永無極矣日月爲字天爲卑矣許顗彥

周政云王仲信此賦如河決泉湧沛乎莫之能禦也天資辭源之壯蓋未之見昔柳柳州云辨如孟軻淵如莊周壯如李斯明如賈誼哀如屈原專如楊雄柳州論之古人以一字到今不可移易願吾仲信兼用六語而加意於莊屈當與古人並驅而爭先矣伯氏天才既高輔以承家之學經術文章超邁今古眞草篆隸沈著痛快天文地理星官曆翁之所歎伏肘後十簽三乘九流無不玄解丹青之妙模寫煙雲落筆人藏

以爲寶奏賦之時與范志能成大詔俱赴南官其後志能登第名位震耀而伯父坎壈以終興言流涕如昔人二老歸西伯賦云一爲尚父一爲餓者雖升沈之不同其趣一也

蔡元長元符末間居錢塘無聊中春時往雲川游郊外慈感寺寺僧新建一堂頗偉勝元長卽拈筆題云超覽堂適有一客在坐自云能相字起賀云以字占之走召入見而臣字旁觀如月四字居中當在初夏巳而果然

蔡元度娶荆公之女封福國夫人止一子子因仍是也談天者多言其壽命不永元度夫婦憂之一日盡呼術者之有名如林開之徒集于家相與決其疑云當止三十五歲元度顧其室云吾夫婦老矣可以放心豈復見此逆境邪其後子因至乾道中壽八十而終然其初以恩倖爲徽猷閣學士靖康初既蔡氏敗例遭削奪恰年三十五蓋其祿盡之歲繇是而知五行亦不可不信也

大觀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庾樓遠望大江中燈焰明滅坐客以爲漁火家祖曰不然是必爲姦者遣吏往捕之頃刻而至乃舟中盜鑄錢其模如火甲狀每出爐則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宣政中有兩地旱從王荊公學以經術自任全乏文采自建業移帥維揚臨發作長短句題于賞心亭云爲愛金陵佳麗迺分符來此擁麾忽又向淮東便咫尺人千里画鼓一聲催起邦內人齊跪江山有興我重來斟別酒休辭淚官中以

碧紗籠之後有輕薄子過其下刮去有字改作没字我字易作你字往來觀之莫不啟齒

唐牛奇章玄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于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于高郵虜誓于衆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爲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虜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爲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得巽

二滕六力邪聞者爲之閧堂

鄭德象滋晚守京口怠於爲政湯致遠鵬舉爲兩浙漕宣言俟應辦虜使至郡按治之時秦會之當國德象求援于秦蓋宣和初秦赴試南宮鄭爲參詳官其所取也至是湯別秦以行秦云鄭德象久不通問有少書信煩爲提攜達因面授之湯視緘題云稟目申呈判府顯學侍郎先生門下具位秦檜謹封湯得之愀然而改迺奏其治狀遂移帥江東

靖康間戎務方殷有士子賈元孫者多游大將之門談兵騁辯顧揖不暇自稱賈機宜時有甄陶者奔走公卿之前以善幹事大夫多使令之號甄保義空青先生嘗戲以爲對云甄保義非眞保義賈機宜是假機宜翟公巽每誦之于廣坐以爲笑談元孫建炎龍飛爲特奏名第一人

明清紹興壬午從外舅帥合肥郡治前有四豐碑屹然有樓基在焉上云唐崔相國德政碑李華文張從申書天寶中所立也詞翰俱妙念欲摹

打是時大兵後工匠皆逃避未歸已而明清恃牧貢造朝私念復來必須償此志繼而外舅易鎮京口後十年明清赴壽春幕道出于彼始再往訪之則不復存詢之云前歲武帥郭振者取以砌城矣大以悵然悍卒無知亦何足責付之一歎

明清去夏掃松山陰郡齋中見王成之信所刊其寶藏顏魯公墨帖自題其後極爲夸大固已訝其字畫不工及觀其後有云楊徽之蘇易簡張

洎錢易同觀于玉堂之署尤爲可疑遂亟取玉堂題名及史冊諸傳考之楊文莊初未嘗入翰苑雖蘇太簡自雍熙六年至淳化五年出入禁林十年而錢希白以天聖四年方掌內制距太簡之在院相去凡隔四十五年希白卒年五十五是時方爲兒童何緣而同造金坡邪今春高郵守張仲思顧寄以其家藏秦少游所臨蘭亭刻置黃堂墨本見遺後少游題云元豐二年八月書時年五十九案少游本傳及誌銘云以建

中靖國元年卒年五十三而龍井題名元豐五年三十六則又焉得元豐二年年五十九乎二物皆贋甚明繇是而知凡入石跋識不可不審也

紹興甲子歲衢婺大水今首台余處恭未十歲與里人共處一閣凡數十輩在焉閣被漂幾沈空中有聲云余端禮在內當爲宰相可令愛護之少選一物如黿鼉其長十數丈來負其閣達于平地一閣之人皆得無它又三衢境內地名張

步溪中有石里人號曰團石有讖語云團石圓出狀元團石仰出宰相乙丑歲水涸石忽如圓鏡明年劉文孺章魁天下前歲大水石乃側仰而去年余拜相此與閩中沙合南臺蓋相似也

沈信叔說云

易貴多識前言往行詩貴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至於多聞見則欲守約而守卓寡聞見則曰無約而無卓古人有取乎博洽者於此可見誠以寡陋之爲吾病不淺也范武之問殺黍籍談之忘司典可以鑒矣記禮有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世之旁搜廣採貪多務得者其亦以自反自強者有以加力於其先故其知識聞見之多日以博洽自然人鮮

得而企及雪溪先生秉太史筆諸子仲信仲言史學得之家傳惟父子志趣高遠學問器識率加於人一等故所以自期者奫然與衆不同雖經史子集傳記與夫九流百家道釋之書皆已饜飫方且以爲未足而又求所未聞訪所未見常有歉然不滿之意茲泰華所以不得不高滇渤所以不得不深也歟不論自幼服膺雪溪先生之名恨不得摳衣趨隅在弟子列所幸得從仲信仲言遊仲信寓越

之蕭寺不譁以敞廬密邇時一相過未嘗不劇談終日有補於茅塞爲多仲言後居甥館于嘉禾每與契闊之歎仲信著京都歲時記廣古今同姓名錄留心內典作補定本陸章句洞曉天文作新乾曜眞形圖此皆平昔幸得以窺一斑者不寧惟是其發爲稗官小說尤不碌碌仲言著投轄錄清林詩話玉照新志揮麈錄昆季之所作類皆出人意表且學士大夫之所欲知者益信夫父子之博洽雖

名卿鉅公無不欽服敬慕蓋有自來遂初尤丈一時之鴻儒也淹貫古今罕見其比一日詢仲言以天臨殿與南唐中主畫像仲言詳陳本末無一不符遂初驚愕歎仰以爲世不多得至形諸公送行泰倅詩擬欲告于上收寘史館不果仲言又嘗剴切上封事不蘄因不自揆以拙句殿諸公後有云信史賒青簡封章室皂囊者以此揮麈所錄尤仲言平日之用功深者三復以觀非志不分力不衰加

之歉然不滿者朝夕于懷未易得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前錄先已刊行後錄餘話不贅備數昭武日仲言移書見委顧淺見寡聞亦欲以其素所未知者期天下之共知是以喜而承命因浼龍山張君得以繼之若夫博洽如仲言父子者則勿以見誚可也慶元庚申秋七月既望昭武假守浚儀趙不讜師厚父

茲集僅二卷凡百則末附浚儀趙師厚跋雖載朝野事跡亦及詩文碑銘之類先輩所謂

塵譚之緒餘也余讀第三録中如湯進之封慶國公及王穎彦錢穆記録云：俱補前後録所未備傾仰前賢著述其詳慎如此今讀其餘話所載李元叔上廣汴賦未列其文代為補之云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奠都于大梁于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彦嘗草汴都賦奏御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

未倫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則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于茲矣耳目所聞見亦粗得梗槩輒敢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奥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奥倫一覽之末為賦曰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遇大梁公子于路相與問荅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

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貢飾恢宏之美槩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備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敢高譚羲皇遠舉夏商試即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交注褒斜隴首之攸屆函谷二肴之並擾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啟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瀍澗之澤控以

成皐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畢昴之次河漢之津風俗漸乎雲夏疆域連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嶽鎮野龍川帝垌列戈船于三江儲戎車于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邛莋通商滇僰地蕃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儷美而爭雄旁睨而論雖擘若炙輾縲總目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瞥眙已而咍曰

先生於古誠博矣敢若我目觀汴都之偉觀乎顧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于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豈必宅于河雒其奠壎也有如上帝倩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塵壒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勾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刑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含地負深厚莫測追魚麗之盛多邁騶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雜霸雖仍乎周家之舊墟三國之

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舉而論之於今日正猶拳石滴水欲與五岳四瀆之比擬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日而霑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驟承神州恍然自失目雖駭乎關庭樓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子年在英妙博聞強記幸為我索言之公子曰僕寔不敏切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浸圮陵夷五

季紛綸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素求一人作之君師肆栽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衆大之居寔古大梁之域在漢則郡以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額考其地望雖卓犖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時乎有待世孰能測洎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啟之匪天私于有梁實兆宋基觀夫分野之次舍則房心騰其輝實沉寄其曜仰星躔之有非直星居

而久照察夫工脈之豐衍則高者磊砢下者
墳壚廓陂陀之崖澤極灌溉之膏腴語地形
之高亏則自洒而西沙用上瀝瀍陽遂東至
千通津岡阜隱轔烟雲飛止其上欝律勢與
天連語汴渠之駛亏則自鞏而東達時門抵
宣澤障洪河之濁流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
城偃若雲霓訢湍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
倪語雉堞之固則偉拔金鏞繚以湯池仰憲
太微之象屹臨杰黍之畿語郊闉之壯則密

拱中宸高映四野揭華牓以干霄謹嚴更而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於梁逮藝祖而始興至高宗而浸昌列聖相承洎于今日當國家之閑暇肆乘時而增葺遂跨三都越兩京擬二周而抗衡數其南則神霄之府上膺南極偉殊祥之劒見恍微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闡真機用端命于玉帝而彰信于群黎爰設宝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繼乾元之用九參八寶而垂範乃嚴像設祇奉茲宮儼一殿

以居上總諸天而位中靈地上嬪列于西仙伯天輔列于東諤〻群卿戟冠景從往〻名在丹臺而身為世輔像圖孔肖後先攸序闢金堂啟玉室駿寶輪之飛動森鸞伏之紛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寔總位于衆福本始載叶藏禮惟穆釐華封請祝之誠效天保無疆之卜若其陽德之建咸秩火神於恭榮惑厥位惟尊次曰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閼伯以序而陳原夫帝業之創自於宋地蓋乘是德而

王天下飾之靈鈺赤文婀娜舉以示衆遂定
區夏豈必杰伏合信於鄗南之亭豈必神毋
告符於豐西之夜主上承紀奉杞致嚴審辰
出戍入之度有視慈禮明之占遂維五帝之
象夏體重離而面南諧祉聲于樂府驗朱草
于靈篇火得其性景昵昭然瞻彼煌丶位在
南端歷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載還相我昌
運於千萬年出南薰望泰壇隱若天高渾若
天圓欽崇于茲僉曰稱焉先是有司循國舊

貫明宮齋廬悉取繒縵後追紹聖端誠攸建精意孔昭禮文彌粲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長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禮矣申敕春官益嚴祀事於是規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元圭天道是循百官顯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皇衢載遵已而日景晏溫天真降臨衣冠幢節之輝映彩仗鞶輅之參差豈徒若見於渭陽而接拜於交門仰重瞳之四矚聳群目而動心乃闢琳館揭號迎真用伸

昭報以福斯民度玉津抵天田王者之藉厥畝惟千上春展事務崇吉蠲于時農祥晨正東作是先載黛耜于王輅啟雲幄于紺壇葱慤馴服于廣阼之側青旗曖靄於黃麾之間帝御思文飭躬禱專屈帝尊以秉耒動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種以成高廩之豐年然後薅之秬之瑞禾是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粢盛以致告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蓋時勸天下之養而致

孝岩兢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於焉具設上下互映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曜斯列鼇雲上承金虬四匝璿璣玉衡之制無馮相保章之法陋靈臺銅渾之規斗周髀宣夜之說于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于正于以觀雲則分至啟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景則長短之度稱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効叢祥並膺至若秘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崑之玉

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徵言大義之淵源秘籙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犀軸牙籤煇燿有爛金匱石室載嚴封鑰或資討論則分隸于三館或倫奏御則會粹于祕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龜文鳥蹟之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真僞既辨衆美斯備圖畫所載則三祖餘範七聖妙跡則名馬於曹韓覽古松於韋畢緊絶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璫豐

敞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歆艷不啻登瀛洲而隱蔵室名卿鉅公由此塗出若夫龍津所在大闢賢關作庇寒士今踰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構以閣載籍之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聖之祀象肖尼山制侔闕里其配享也惟顏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多邹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肅衣裳而有偉至於庠序學校之教也首善于京自熙豐始乃詳倫講說謹課誦規繩以

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奧頓革聲律之敝爾乃采芑新田育栽中正人林於此乎肇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西則由建原廟近倣元豐仟圖程度罔或不同朱黃相望而特起縹垣對峙而比崇甍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雄祥烟瑞靄與爛蒙籠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又子之親彌篤兄弟之義弥隆届四孟之改律感節物於春冬愴衣冠之出游軫羹墻於帝衷既進祠於東宮之

七殿御潔誠以致恭想睟容之如在倫享獻而肅雖參以時王之禮肆浸盛乎威容飭茲惟謹稽首拜顒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飫其香齋誠默通顧靈心之響荅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葦所寄衆務泉藪象應乎文昌運伴乎北斗四方利害於是乎上達二省政令於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伉爽之所度宏基而易舊太社為之嚮西掖直其後形勝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兮是為六部自吏洎刑位于左

自戶洎刑位于右公庭肅若百吏輻輳於是糾以雲舜黜陟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黜胥不能措其姦慢吏不能逃其責秩乎天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則用能效髀指之相應總紀綱而並飭至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壚聚邑列布于千里之軫風俗樞機教化原本當府庭之既徙肇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勵名實斯允爰擇撥煩之才俾長治于尒寮南

司之俗坐革循訟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篡
楚之喧囂遭承平之日久匪殫壓之是務皇
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輦轂之下日薰陶而
饜飫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於梏拲日無滯
訟歲無留獄貫索之象既虛圜扉之草斯鞠
巍　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爾乃
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匪賒象苑囿
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
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

之司扉開條風之妍暖命畬夫而啟禁綏都人而遊覽吾皇踐阼之五載六飛始御於苑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暮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橈飛動綵仗繽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零湛露於九重均禊飲于群臣先朝之遵故事張大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勤其北則營壇再成亶為方丘蚪柔祇之歆饗故神與之是伴考一代合祭之失實

千載循襲之尤敦牲比至曠典聿修帝躬臨乎澤中即陰位而類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岳瀆之儔乃奠黃琮震于神休乃奏函中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叶氣以橫流頫瞻空際容迹靈旂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獸者有喙若鳥者地之百靈祕怪感帝德而來游景光為之燭曜祥雲為之飛浮侍衛駿愕莫測其由衷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歌乎物發冀州至其棟蕚之庭建蓋

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基蓋隆則友之義兢業欲偕追述之志永紹裕陵垂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匹休於棠棣爵以真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兩鎮之節厚以三錢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建初歲之入豐也每歲時之衍樂儼雁齒而密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陛笑言之適無間勸侑之勤有繼飲酒之飫既翕既醉何愧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效瑞眷令來集

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胥應感昆弟之是類洵
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
明內齊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罷之應
夢演慶源而毓粹藹螽斯蟄蟄之衆假樂皇
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侔乎周王多男而
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嗣于春宮申眷
後王而加惠冠禮薦行三加攸次詔以成人
之道載隆出閤之制卜吉壤以圖居惟宮闈
之是迓褾蕃衍之美名彰我家之盛事頌起

愛之獲寧信皇慈之曲被於此賓師友簡僚吏習禮節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拳拳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義備至若宗正著錄枝派寔繁上及曾高下及曾玄分宅廣睦恩義兩敦策族屬之疎戚班秩禄以惟均遠則褒崇藝祖之胄近則加厚濮邸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悉治歌湛露詠行葦戒杖杜鄙葛藟考親、於伐木繼振、於麟趾於蒸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歲月薰陶

朝夕漸染靈氣實興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
時則有清靜如辟疆忠精如更生文若東阿
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實飛聲於是參
親疎而兩用冀羽儀于王國遂壯周家之藩
屏固漢宗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縱觀下天
漢而比望千門萬戶併將有伉言觀其陽則
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朔其始也憑姬
黼摹大壯祓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靡煩
於鼛鼓瓌材山積則又疑於神睨其上則藻

色厭乎方井雲氣萃乎修楣躍水波乎楯棟列綉文于蘭栭圖不隨色象類因木生姿窮奇極妙豈人能為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其旁則搪牙高張欄楯周布往：雕鸞刻鳳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摐若怒或奮翼東廂或圈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內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為極披路三條則楹柢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景愚儼以並飾善頌落成上下用懌言觀其陰則羣：北關

時謂景龍於焉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闔夫闔闓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賈朝盈夕充乃有犀象珠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帶衣履之巧魚鹽果蓏之豐懋遷化居射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晝壒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壯辰之蕃衛太平既久民俗熙熙徒觀夫仙倡妓侲童逞林戲尋橦走索戲豹舞羆則觀者

為之目眩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為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黃醅蒲萄泥觴竹葉傾罍羌既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於我哉瞻彼艮維肇崇琳闕始真天祥昭兮彪列妙道由是聿興至教於是旁達辛卯之夢既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玉笥考召之法博施於民俾絕天閼神符一出群邪四竄瞰毒治病功深效捷內則艮岳屹以神秀介亭聳以截嶽天人交際之夕清

供於此倫設俄而玉笋自傾寶劒如掣駭雷
霆之轟ㄑ靈園下兮雜遝逮夫應鍾紀律里
社開祥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誠即茲
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于時演大楚希夷
之旨諷太玄空洞之經遂須秘籙八百聯名
猗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奧上瞰伊清有
崗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
緊我聖明惟崇飾之彌厲正土木之奢矜蓋
示不忘其所自為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

既瓊〻焉唐之興慶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湛翠水淵渟峩方壺起蓬瀛大君戾止廣殿歡騰九奏倫八佾成旡左右侍宴者恍若躡神山而遊煕清戊戌之冬太乙次于黄秘之廷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為掩茂適契于元命之晶詔鳩工以基述用揭虔而妥靈十神載別五福來寧至於端闈之内大慶耽〻路寢斯在有大符貺於此乎躬受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

重軒三階翕赩動彩左城右平相與映帶睨
靈光猶培婁睎景福之業茂春王三月履端
匪懈庭燎有光禁漏斯艾供張既盛法物咸
華乃建招搖歛以環合蒲牢發乎軽蓋正宁
當陽天極是配九賓星拱乘紳委佩樂奏乾
安間以韐韠上公薦壽捧觴跪拜天子萬世
兆民永賴其左則合宮之制高出百王上圓
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椎
四序之和於四阿達八風之氣於八窓淵衷

默定聖畫允蔵重屋告成光我家邦于以饗帝而饗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霜樂調闕鍾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于神考用嚴配于上蒼于以視朔而布政則春朝青陽秋覲総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冊以極其變内経以考其常欽授于人遂正天綱其右則徽調之閣凝嚴密静神鼎内蔵天所保定侔郊廟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禱也窮制作之妙於繫表得隠逸之士於草莽

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
吴不敖龍變光潤氣明炮銷惟鼎鬲之重作
鎮神臯數極九變彖諒六爻屹然中峙增崇
廟朝曰蕃曰彤以奠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
奠秦趙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東
北有位西北者今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
世卜年過於周歷永保茲器與天無極至其
内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顧問親臣侍列禁衛
彌慶治朝則燄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萬機

此焉聽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爰即文德播告惟宜燕樂群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蔵事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洎徽猷五閣渠奉祖宗之彝訓示子孫之楷模言追盤誥道契圖書緊祕蔵之靡忘仰聖孝之如初次則東西公墓政事所會始揆而議則可否有蓍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納擅喉舌之寄于以斡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

籌帷幄之中折衝樽俎之間爰戢五兵坐鎮百蠻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導尔乃覃思潤色追風揮灝遂總東里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秘殿羣飛跂翼憲廟思之始謀因紹聖之故跡凝芳瓊蘭重熙環碧輪爲奐焉光動兩側聽政之暇来遊来息搜古制於鼎彝縱多能於翰墨致一凝神優入聖域爰命迩臣於焉寓直磐欹沃之丹誠庶密效乎裨益申

紹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狩元鼎神爵五鳳之號詎能專美於史册至如后妃親蚕之所也延福邃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宮而與俱懿箱既飾柔桑既敷翰衣朱嚮三採躊躇風戾川浴地温氣舒然後龍精報貺瑞蠶紛如五色之綵允侔乎東海八蚕之綿倍富於吴都爰獻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天下則無斁之化斯並美於閟睢以至掖門曲榭之奥周廬徼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延

珍臺閑館之重複俾然在列掞題輝映雖使
廣延墨客衆集画史昌足以紀茲區宇之盛
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
修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財
受天眷命為天下君其所以圖回宰制獨運
曠濩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
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為子陳之若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
燕趙汝穎之奇勾吳平越之秀兩蜀文雅三

齊質厚以至閎東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胄感會風雲雜然入彀剏茲神聖之都是爲英俊之疆元精於此回復間氣於此蜿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世族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爽門之操文章出雕飾之間帝賚嶽降運符半千商弼周翰接武差肩陋七相五公之紱冕邁杜陵韋曲之衣冠譬猶侏儒權奇素多於異野騏驎結緑自富於荆山上乃以道觀能無收並取

明公在公濟公列布同寅協恭相與修輔故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聲教布濩東衛鴨綠南泊銅柱深極沙漠遠踰羌虜陸詟水懷奔走來慕雕題交趾左衽辮髮之俗願襲於華風金革玉璞犀株象齒之貢願獻于御府于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採周官之儀物稽曲臺之典故考吉禮嘉禮之義正昏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冠服制職在太常各有攸敘功成而六樂舉焉則詔后夔

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吕法太始五運之先諧中正五均之度笙鏞鞉磬琴瑟柷敔職在大晟各有攸部眾制脩群音叶天地應神人悅修貢效珍應圖合牒上則膏露降德星明祥風至甘雨零下則嘉禾興朱草生醴泉流灎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為時而出殊本連理之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龜來游於沿芝田千歲之鶴下集于庭期應名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躡梁甫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功

皇天登三咸五上猶謙埳而未俞也於是親事法宮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矩憲躬執道樞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寧人之指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纘其在官也絶僥倖之路汰冗濫之員奉詔者戒於倚法治民者戒於為姦其在士也納讜言於群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流寓者獲遊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蠲不急

之務農人服田以効力穡之勤父老扶杖以聽詔書之布將使四海之内反朴還淳背僞弃末皞々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聞之歎美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固惟疎遠之踈名不通於朝籍雖欲抽思騁辭作為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君門九重難以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冀哉因擊節而歌曰巍哉神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曠然大一變還淳風金革不

用圖圖空千齡兮運今逢逢下七制畢三宗
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
衣而去公子遂迷其事而理之以總一賦之
義爲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奠都大梁作
民極兮一祖六宗世增飾兮光明神鑒觀萬
國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粵自叢霄履帝位
兮體道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亶有成兮
金鼎奠邦神姦警兮玉鎮定命垂奕葉兮天
地並應符瑞善兮應圖合牒千百禩兮坐以

受之開明堂兮三靈悅豫頌聲興兮元臣碩
輔侍帝旁兮相與弼亮守太平兮逮丁壬辰
化道行兮已酉復元寶曆昌兮天子萬年躬
在宥兮斯民永賴躋仁壽兮李元牡名長民
雲山毛晉識

揮麈餘話卷二　終

四庫全書提要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宋王明清撰明清字仲言汝陰人慶元中寓居嘉興書錄解題稱其官曰朝請大夫宋詩紀事則曰泰州倅未詳孰是也是編皆其劄記之文前錄爲乾道丙戌奉親會稽時所紀多國史中未見事自跋謂記憶殘闕以補册府之遺是也末附沙隨程迥隨汝郭九悳二跋李厓一簡及慶元二年實錄院移取揮麈錄牒文二道後錄爲紹熙甲寅武林官舍中所紀有海陵王禹錫跋第三錄爲慶元初請外時所紀於高宗東狩事獨詳餘話兼及詩文碑銘補前三錄所未備有浚儀趙不譚跋晁公武讀書志云總二十三卷今止二十卷文獻通考云前錄三卷今四卷後錄自跋云麈爲六卷今多五卷蓋久經後人分併故卷帙不齊如此明清爲王銍之子曾紆之外孫紆爲曾布第十子故是錄於布多溢美其記王安石沒有神人幢蓋來迎而於米芾極其醜詆尤不免軒輊之詞趙彥衛雲麓漫鈔嘗議其載張耆宴侍從諸臣事爲不近事理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亦議其載歲祀黃巢慕事爲不經之談然明清爲中原舊族多識舊聞要其所載較委巷流傳之小說終有依據也

閒燕常談

董弁撰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三

閒燕常談

宋董　弁撰

張昌言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詁詁遵父命不承田遂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鄉人告官移文二家皆弗取郡守劉斐言諸朝願以田給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世有爭鄰畔頃步之田至相紛競甚者兄弟宗族鬬訟論不肯已遂為世讐者亦聞种張之事乎

政和中何執中為首台廣殖貲產即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為君難小經義科為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

宴伶官為優戲相謂曰官家萬幾之暇何所為曰不過燕樂耳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衆皆為君難義請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贊歎說聖意匪獨俛同辜布之士留神紆術仰見競競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為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為臣不易義乃扑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裹蓋俚語以貧窶為不易也

紹興乙卯夏大旱車駕在臨安府詔禁屠宰以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曰自來斷屠止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中書舍人胡寅曰一祇無二百言而用字以十數況諫議乃及此乎聞虜中統兵者號龍虎大王脫或入寇宜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為名對

歸田録載梅聖俞受敕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唐語其妻曰吾之修唐可謂胡孫入布

袋矣妻應聲對曰君於仕宦可謂鮎魚上竹竿即聞者以爲善對
大觀中薛肇明知上皇御製詩有曰權聲似鳳來啣詔喜氣如雞
去揭竿鼂子倉戲爲更之曰窄如老鼠入牛角難倡鮎魚上竹竿
時謂的對尤勝於悔
李端行字聖達毗陵人崇寧間太學屢中魁選聲名籍甚大觀丁亥
歲與諸路貢士群試李士英作魁聖達第二意不中之嘗曰天下
清氣無南北之異但吳中清氣十分鍾於人河朔清氣爲鬱梨占
了八分以士英河內人故也士英銜之其後上英拜相聖達方爲
太傳坐小累罷坎壈失志而死
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宦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
熟事因會客命出侑尊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

太師諱一座駭愕婢出述先在薛太尉家每見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

王將明作賀復燕雲表以此夷維其喙矣對燕民悅則取之鄭達夫特爲頓樞密院事亦用上句而以周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的因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王荊公在蔣山一日有傳東坡所作表忠觀碑至介甫反復讀數過以示坐客且云古有此體否衆致詰曰古無之要是奇作蔡元慶曰直是録奏狀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諸公未之知爾此司馬遷二五世家體

章聖朝馮守信爲步軍指揮使遇郊禮其弟欲以己子冒爲守信子

以助高蔭守信不可曰吾自行伍蒙上拔擢至此愧無以報稍何欺君是歲并其子不蔭以明於弗無所愛予近見士大夫仕至通顯以兄弟之子冒己子而受高蔭者多矣恬不為非人亦不以為怪訝也甚者以他人而為己父有服親以冒異姓恩澤者閒守信之風蓋知愧乎

杜祁公為守兗州石守道卒於郡惠之者謂介偽死而北走胡以詔覈實祁公會僚屬語之衆不敢當時晁補之為掌書記抗言曰介平生遒涼有是耶願以隅族保其必死祁公悚然探懷中奏牘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望可謝哉今世居下位而能執義抗言如輔之者固難其人而為郡守蹔人之言以成就其美名如祁公者未之見也

張乖崖公常言見事有三難能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前輩於事精思如此是所以大过人也又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若凡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乎每佩服斯言

歐陽文忠公謂謝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可以爲思耳

因話録載韓傑射擧殿小麥令醫傅富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穹硬

近歲許冲元將知西京有一屬吏事云某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春充預買錢冲元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則故得預買錢其人始悟觸諱跼蹐謝過而退又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

依元降指揮厚之徐拱手緩聲曰元降何嘗指揮吏惶恐厚之爾誤也不之罪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或官謁見叙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問似乎門下有舊錢曰舊識其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迹一坐皆笑

大宗朝王濟主漳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鵝翎為箭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濟輒以便宜喻郡民用鵝翎代之因附驛以聞詔可其請被及南郡民咸德之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秦州按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忽如星火州縣百姓競鬻牛以取黃

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賂上下胥吏而免汝寧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過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大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懽呼感戴者

裴諝爲史思明所得僞授御史中丞時思明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十百人此事見談賓錄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取有籍可據以取則無遺矣虜酋立命取籍蒼黃開玉牒所有吏已持至南薰門亭子矣會虜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物官數人在焉户部郎澤民溥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三二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爐中歎曰力不能遍存之得預名被斃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掣取而斃者亡慮十二三俄頃虜使至吏舉籍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

也而人多不知予因閱裴晉事故志之

京城既陷虜遣使緘封府藏至軍器庫點閱兵仗時慕壽明以內相為館伴因自念兩朝和好當戢戰干戈戢櫜弓矢虜使應聲曰我曹卿轉後不請云左属窠韜右執幀弭與君周旋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廂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衆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累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何奧當京城已陷虜人入視府藏倉庾時有胡思者為司農卿其諸倉米麥數白奧既復奧送至廳事傍屢偶言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思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蓋語不胡思亂董也時謂宰相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揮麈錄及其他一種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六八